

明代之土司制度

余貽澤

我國西南邊境，小民族甚多，其中以苗，獠，獯等爲最大。漢人歷來視爲化外蠻夷，不屑以中原禮制政俗統治，乃有所謂土司土官者管轄之。此種土司制度，自唐宋以下，以元朝爲初期，至明季，其制度乃完全成立。清朝循明政，沿其體制，流傳至今。近來國人研究邊境問題者日夥，常見有土司研究之文章。作者亦願意致力邊境問題者，深覺土司制度在西南一帶小民族政治中之重要，更覺明季爲土司制度之完成期，故將研究所得，草成此文，願海內碩學不吝指教。

(一) 土司制度之起原

西南徼外各地，向稱化外，漢唐以前，各民族皆有其君長統轄；夜郎，南詔皆其中之著名者。唐時雖稱藩屬，然仍儼然一國，各不相犯。宋僅置羈縻州；至元代，乃有宣慰，宣撫等司之設，仍令其自保。此即土司土官之所始。至明，「踵元故事，大爲恢拓，分別司郡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而法始備矣」(見明史列傳第一九八)。所以明季之土司制度，乃因緣宋元而更治以法

規，乃完成爲一制度焉。

但明太祖何以欲保存此種制度乎？蓋亦僅在「其道(論置土司之道)在於羈縻，彼(蠻族也)大姓相擅，世積威約，而必假我爵祿，寵之名號，乃易爲統攝，故奔走惟命」(見明史列傳一九八)。于此，可見土司制度之存在乃君主與土酋彼此互相利用之結果。原來蠻族中，仍保持其原始政治社會，酋長制度。當時有幾家大姓，世代相傳，統治其地，如田州岑氏，龍州趙氏，播州楊氏，貴州安氏及雲南之蒙氏，段氏，高氏等，都有千餘年或數百年統治其各個部落之勢力與歷史。元代得天下，各給以相當土司的職分，使治其地。太祖登位，彼等既肯歸順，在朝廷不過給以官職，而得藩屬其國，邊地相安，在酋長仍不失其爲本地統治者，反得中央之官職，又何樂而不爲？此種彼此互相利用的心理，在太祖一段話中更說得明白：

貴州田仁智入朝，帝諭之曰，「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各

安其生，則汝可長享富貴矣！」（見明史卷三百十

六）

除了此種彼此利用之心理外，再有一種政策，也是保存土司制度的原動力；那就是所謂以蠻攻蠻法。當洪武二年，慶遠府八番溪峒歸順時，各廷臣言：「宜如宋元制錄用〔其酋長〕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明史卷三百十七）。此乃明明表示以蠻酋統治其民，可以減少守兵的心理。後來在正統四年，南丹土官莫禎奏請使宜山等縣所治之土民受其統治；帝曰，「以蠻攻蠻，古有成說，……彼果能效力，朝廷豈惜一官？」（見明史卷三百十七）朝廷既有開疆闢土的心思，又怕蠻民不順服，常常引起戰爭；今有酋長能聽朝廷的命令，又能管轄其衆，真是「豈惜一官」？這也是土司制度得以存在的一個大原因。

中國的政治家，向來不願勞民傷財，總以順民情爲中心。不願勞民傷財，換一句話說，即是不願有新的改革；順民情，即不願對民衆習俗有所違反。他們對中原人民，尙持此無爲消極之治，何況於化外蠻民？自然最好仍其土酋統轄一切，故其對土司土官之希望，亦不甚

大，若能「世亂則保境，世治則修職貢」，已算是良士吏了。

（二）土司之等級與俸給

明初凡土官之來歸順者各仍以原官（即元朝所授與之官）授之。其中凡有文職者，如知州，州同之類，隸吏部；武職如宣慰，宣撫等，隸兵部。洪武三十年，乃改全屬兵部。其等級如下：

- 一，宣慰司 宣慰使一（從三品） 同知一（正四品） 宣慰副使一（從四品） 僉事一（正五品）
- 二，宣撫司 宣撫使一（從四品） 同知一（正五品） 宣撫副使一（從五品） 僉事一（正六品）
- 三，安撫司 安撫使一（從五品） 同知一（正六品） 安撫副使一（從六品） 僉事一（正七品）
- 四，招討司 招討使一（從五品） 副招討使一（正六品）

- 五，長官司 長官一（從六品） 副長官一
- 六，千夫長 副千夫長（按上列品級，大明會典與明史

不盡同，本文根據大明會典）

此外另有蠻夷官司，苗民官等職，計明季所封宣慰使司

十一，宣撫使司九，安撫使司二十，招討使司一，長官司一百七十三（見晉書編，皇明百官表），其中宣慰及宣撫，以雲南較多，而貴州全省，幾盡爲長官司。文職在軍民府下有土知州，土知府，土通判，土州同，土縣丞等（此等品職不詳明史），至嘉靖九年，仍復舊制，以府州縣等官隸吏部，由布政司領之；宣慰，招討等官隸武選司，以都指領之。於是文武相維，比於中士。

至於設官，亦無一定標準；大半凡威力之所不能及者，如雲南檄外車里，老撾，八百等處或因其土地廣大，或因其勢力強盛，多授以高職。凡威力所能及，如貴州，廣西等處，或常加征討，或分封其地，所授官職較低。千夫百夫爲明兵制之一，而長官司與蠻夷官司之分，以四百戶爲準，四百戶以上者設長官司，四百戶以下者設蠻夷司。

四川，甘肅邊外之番夷，於歸順後所授之官職，有都指揮使司三，指揮使司三百三十五，宣慰使司三，招討使司六，萬府戶四，千戶所四十一，是其品職又與西南一帶不同。因授官多循元例，元時信喇嘛番僧，故西番土官所受之職較西南所受者品職較高。

土官之俸給，皆以米支給，無納俸銀之規定，其每月支米如下：

宣慰使	月二十六石	宣慰同知	月二十四石
宣慰副使	月二十一石	宣撫使	月二十一石
宣撫同知	月一十六石	宣撫副使	月一十四石
安撫使	月一十四石	安撫同知	月十石
安撫副使	月八石	千夫長	月十六石
副千夫長	月十四石	長官	月十石
副長官	八石		

（見大明會典卷二十九）

（三）土司之承襲

明代土司，常因承襲問題鬧成絕大的爭亂，閱明史土司列傳即可知之。蓋土司常有多妻，嫡庶之爭，爲其亂源，又兼婦女可得承襲，爲禍更大。明季官吏多於事前不加節制，及土司爭襲亂成之後，又常不顧法律，亂加征剿，養成土司目無法紀之風，加以流官常受土司賄錢，幫同造亂，所以有明一代，土司制度最爲紊亂。明初凡土官一切承襲事宜均歸吏部。洪武三十年，改爲領土兵者，如宣慰宣撫等之承襲，屬兵部；府州縣巡檢等土官，則仍屬吏部。至正統元年，乃規定土官土司在任

時，先應將應襲子姪姓名，報告上司，當其死後，即照所報告之姓名令其承襲。但這個規定不詳細，常常引起上司（如軍民府布政司）與部（兵部吏部）對於承襲人之糾紛。

所以又在正德六年，規定：「預取應襲兒男姓名，造冊四本，都（察院）布（政司）按（察司）三司各存一本，一本年終送本部（吏部），以憑查考；以後每三年一次造繳」

（見大明會典卷八）。後來又在天順二年，規定：凡土官承襲，「土官病故，該管衙門委堂上官體勘應襲之人，取具結狀宗圖，連人保送赴部，奏請定奪」（見同上）。這是於預先規定承襲人之外，更在其承襲時查勘清楚，取具鄰居者之結狀，以防弊端，立法不可謂不善。但宗支圖本常為蠻人所忽略，而蠻人之宗支圖本又最複雜，所以此種規定雖為詳善，而承襲之亂仍不能制止。如：

四川茫部土官隴慰死，其子隴壽與隴政支祿爭立，互相仇殺不已。後來改設流官，其夷目叛，為謀隴勝承襲。轉戰經年，卒復設土官。（詳見毛

奇齡著蠻司合誌卷五）

土司之妻妾甚多，嫡庶之爭幾成為每次土司承襲之必有亂因。若朝廷官吏能秉公判斷，當然可減少這種爭

端，無奈官吏自己不能依法而行，常旁觀其爭鬥，誰得勝，或誰勢大，即令誰承襲，如此則土司承襲的爭端自然日多一日。又如天啟中轟動一時的奢安之亂，其起因也是由於承襲的。

永寧宣撫使奢效忠，娶妻世統無子，又娶妾世續生二子。忠死，朝廷以世續襲宣撫，乃引起世統及其弟沙卜不服，起兵攻世續（洪武廿七年令土官無子，許弟襲。三十年，土官無子弟，而婿為夷民信服，令婿襲，或許其妻襲，見大明會典一〇六）。朝廷又分其地為二，以世續子另襲。世統遣人毒死世續子，朝廷又令世續襲，兩相爭殺不已。（見蠻司合誌卷七）

這是朝廷不能主持正理，不依法所造成的爭端。像此類的事例很多，又如：

四川播州楊輝傑，欲以其位由庶子愛承襲，乃假稱苗亂，令長子友得功，授為安撫職，使庶子愛襲已職。於是長子友與次子愛之子孫，遂世世相仇殺不已。（見蠻司合誌卷四）

土官除了承襲以外，亦有由推薦者，如南安州州判官李保（見明史三百十三），即順民情也。另有一種借職之

例，如車里宣慰刁更孟死，子幼，其叔父刁怕漢請暫典州事，俟其子長，還之，謂之「借職」。（見蠻司合誌卷七）。此外土官由婦女任者甚多，其中著名者，如明初普定女總管適爾，水西宣慰劉贖珠，及奢香；正德中之普安適，明末石砮宣撫秦良玉等。

（四）土司之徵調

土司在名義上是朝廷的官，其實他對於朝廷的責任甚小，其最要的莫如朝貢，或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不等；或貢馬，或貢金銀，或貢土產，亦無一定。他們來朝貢，都有給賞，按其品級分別高下；若到京過期，減半給賞；有時亦有罰懲者。此等事，不過是中原歷來所定的禮制，彼此均無大害大利，而土司之最大義務，乃為應朝廷之徵發，土司時常受命領帶士兵，或剿賊，或撫匪。土司有時亦甚願應徵，因由此可以陞官，只苦了一般士兵而已。明時沿海一帶，倭寇為患，亦有調士兵往剿者，如：

弘治三十三年「詔調宣慰彭蕙臣，帥部三千人，赴蘇松征倭。明年遇倭於石塘灣，大戰，敗之。

賊北走平望，諸軍尾之於王江涇，大破之，錄功

以保靖（彭蕙臣）為首」。（見明史卷三百十）至於調士兵攻蠻苗的例子甚多，如：

都勻部苗王阿向反，「令土官安萬銓……攀崖援木以上，……開圍門，遂斬阿向及賊黨十餘人，凱口盡平」。（見蠻司合誌卷三）

就是王陽明平八寨斷藤峽時也調用不少士兵，有

「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領士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頭目向永壽，領士兵一千二百名，……頭目彭志明，領士兵六百名，彭九皇領士兵六百名，彭輔領士兵六百名，賈英領士兵六百名。」（見陽明全書卷十五）

不過，徵調士兵，遺害甚大，此點王陽明於嘉靖七年二月上疏中說得最詳細：

「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放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見陽明全書卷十四）

明代有多少次的土司叛亂，都是由這種「積漸成之」而

來。因爲官軍剿匪，常藉土兵，一方面養成了土司藉此自重的心理，再者使他們漸漸輕視官軍。又官軍常常徵調，有故意造成蠻亂以免調徵者，如「宣德初，大征安南，當調松潘軍，而衆皆憚行。千戶錢宏奸黠，計維蠻亂可免調，乃與其黨尙清入番寨捕番，番大恚，番長阿用等號衆出掠，殺指揮陳傑，……」遂成亂。（見蠻司合誌卷四）

這種徵調士兵的權能，在湖廣四川貴州廣西一帶，是漫無限制，帶兵官視其需要，即可移文徵調。不過在雲南一帶的土司想要徵調，却受相當限制。在永樂二年，賜給木邦，八百大緬，緬甸，車里，老撾，干崖，大候，里馬，茶馬，潞江，孟良，孟定，灣甸，鎮康等土司信符勘合，金字紅牌，凡有徵調及當辦諸事，須憑信符乃行。「如越次及比字號不同，或有信符而無批文，有批文而無信符者，即是詐僞，許擒之赴京，治以死罪」（見大明會典卷一〇一）。實際上，明朝徵調此等地方的士兵，次數甚少，而此等土司又只在名義上歸順，自己常常彼此攻爭不已，安南，緬甸後來最爲強大，吞併了不少附近的土司。

（五）明朝之撫剿策畧

中國歷代，對於所謂化外蠻民，向來持二種改策，若其聽撫，則置以官位，僅爲羈縻，不聽撫，則力剿之；此乃所謂「德以綏遠，威以攝服」也。明季對於西南夷民亦不外此二策，但細考明廷之對土司土民，則撫之而過在太寬，剿之而過在太嚴，均不得其宜。所以明季土司常常有叛亂發生。爲什麼說明朝對土司撫之則失太寬呢？例如：

宣德八年八月，摩沙勒寨萬夫長刁瓏及弟刁眷，糾蠻兵侵占馬龍他郎甸長官司衙門，殺掠人民，請討。帝命遣人撫諭，但得刁瓏毋擾平民。正統二年，沐晟奏刁瓏不服招撫，請剿捕。帝以蠻衆仇殺，乃其本性，可仍撫諭之。（見明史卷三百十四）無論「蠻衆仇殺，乃其本性」，而既經歸順，朝廷即當依法照辦。若但求毋擾平民，則可仍其仇殺，豈不失之太寬？所謂撫策，在官吏只求了事，而在土司則益以驕縱，故明季土司傳中，仇殺之事最多。當時官制，各省之巡撫指揮使，爲各省土司之直接上司，負責實際撫夷責任者。但這般巡撫等，常因循誤事，一旦土司亂作又措

手無策，盡失撫諭之道：

奢安之亂：「先烏撒衛指揮管良相覘事有變，與巡撫李櫻曰，『奢安久唇齒，奢反安必繼之。烏撒城孤，與水西（奢姓之封地）相鄰，良相隻身無子，當以死報國，明廷奈何圖長策，保障此一方民乎？』櫻咨嗟而泣，良相亦泣。」（見鬱司合諱

卷三）

堂堂一位封疆大吏，竟尋不出保民的方法，只能咨嗟而泣，於此可見土司的勢力之大，又可知守土者之昏庸。

王陽明在嘉靖六年，曾上疏痛論撫策之失敗：

「兩廣軍門，專為諸獠撞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依調土官狼兵，……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此輩夷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

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慢且怨乎？」（見陽明全書卷十四）

王守仁上此疏時，正是受命討田州獠叛時，他所說的可以認為田州獠叛之因。成化年間，余子俊上疏，議處四川土官事宜，說明撫剿之道，謂「擇其豪酋，授以安撫長官，俾各管束所屬」則為撫策，而「各立關堡，積蓄糧儲，屯駐軍馬，有總兵參將之官，以揭其官；有提督巡守之職，以張其目」，是為剿策。然觀上面王守仁之言，則知此種撫剿策之失敗了。

為什麼說剿則失之太嚴呢？明朝對土司，平時既不糾正其是非，及至亂時剿伐，則又好多殺生，使土民懷着總是一死挺而走險之念。原來明代軍功以多得首級為陞遷：

「宣德九年，定南方殺蠻賊例，凡斬首三顆以上及斬獲首賊者，俱陞一級。……」

「天順元年，……其南方誘獲苗蠻偽王侯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二名，及陣亡者，陞一級，給賞。……」（見大明會典卷一

〇六）

就在這種以斬首爲鼓勵的政策之下，每在剿蠻時，輒多殺賊以爲功，王守仁平八寨疏上有「進剿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斬獲首從賊徒級一千九百一名顛」，又「接進剿斷藤峽各哨土目官軍解到，斬獲首從賊徒級一千一百四名顛」（見陽明全書卷十五）。更有比這厲害的，如：

成化間，山都蠻（四川）叛，李瑾往征，縱火焚龍背豹尾七百五十一寨，米倉三千八百一十一所，斬首一千六百餘級，生擒三百四十人。攻山都天鄉，焚一千四百五十七寨，斬首三千七十七級。有匿天井水磨諸洞者，下令塞諸洞門，而環以兵，月餘死洞中，臭達十餘里。（見蠻司合誌卷四）

但是，越是如此慘殺，蠻亂越是多，官軍去了，他們又鬧起來。所謂撫剿並用之策，終究未克成功。事實上，明代用兵於西南最多，而收效亦最不大。土司制度初立，這也許是免不掉的罷？

最後，可引于謙論撫綏猺獞疏中的一段，作爲此節之收結：

「所在有司，失於處置，惟務偷安，兵政無備，以致招集無籍，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

蠻賊寇城，又各畏縮退避，毫無禦寇之方。……

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非人，既不能安保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能禁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觀其背叛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蓋以將臣所司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綏懷，威不足以攝服，甚至欺其遠方無告，掎刻殘忍，使不得安其生；謂其蠢爾無知，顛倒是非，使不得順其性。」（皇明奏疏卷六二）

（六）改土歸流論

土司之治，雖爲中國政制之一，而自朝廷視之，則仍認爲化外，故以未入流稱。土民既不能享受朝廷法律之保障，又不輸賦稅於官廳，一切罪犯，除特別重大如叛逆盜掠外，其他都仍由其土俗治理。故土司不啻爲土民之皇帝，各治一方，儼然封建諸侯，乃能大權獨專，重虐土民以爲彼個人之享受。自朝廷方面言之，謂土民逍遙法外，甚爲自由，實則土民自身常感土司之壓迫，都願歸流，編戶口，定賦稅，以去土司之貪暴。但土民久被壓迫，又習慣處於專制之下，隨其頭目之所是非，土司出語無敢反對，而土司本人自然反對改流，因此事

與彼自身有大不利也。以是之故，改流之後，常藉其威力，迫士民從己叛亂，要求復設土官爲止。如：

上思州土官，洪武中授土知州，子孫叛服不常。

弘治十八年，改流官，屬南寧府。正德元年，土

目黃鑑聚衆攻城，捕之下獄，已越獄復叛。官軍

禦之，詐降，又叛。嘉靖元年，都御史張嶺言：

上思州本土官，後改流，遂致土人稱亂，宜仍其

舊，擇士吏之良者任之。議以爲然，仍以土官

襲。(見明史土司列傳)

於此，可知土官就常常利用改流後稱亂之機會，復設土官。這在明代土司傳中，事實甚多。王守仁是最主張撫策的，當他進討思恩猺變時，曾論設流官之不可，曰：

「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云，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無休息。」(見陽明全書卷十四)

王守仁在平定思恩州後，乃依其主張，恢復了不少土

官。朝廷既有厭惡爭伐的心理，土司們常挾此以自重，

故改土歸流之事，在明季實遠不如清代，這也是明朝土

司制度不令人滿意的一個大原因。

新青海

第三卷第十一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青海無人！	(民)
讀五全大會宣言後	(幹)
嚴懲漢奸	(良)
青海社會教育實施研究(續二)	宋積璉
南京市小學教師服務狀況的研究	紀新青
青海代表隊參加第六屆全國運動會	張得善
經過	鄒國柱
青海中等學校調查	西寧通訊
西北原野	綠人
最近之青海	編者輯

第三卷第十二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青海義教竟如此？	(健)
邊疆危機	(幹)
學生愛國運動	張得善
我國革命史上的血跡	宋積璉
青海社會教育實施研究	紀新青
南京市小學教師服務狀況研究	宋積璉
復興民族與中國青年	岳永泰
塔爾寺及其習俗	王維之
青海興辦水利計劃	西寧通訊
青海各縣災情調查	記
實習拾遺	征夫
最近之青海	編者輯
本社半年來研究工作報告	宋積璉

總發行所：南京路
定價：每冊一元二角，全年十二元
郵費在內
代售處：各書局、各大書坊、各郵局、各經理局
地址：上海南京路

商務印書館編輯

續古逸叢書

續出四種合售特價

敝館輯印續古逸叢書、先後已出三十五種、悉為稀世秘笈、藝林爭相寶貴、近年續有所得、仍依前式景印、下列四種、全係天水舊槧、兼為中土久佚之本、今已出版、嗜古者必以先睹為快也、

第三十種 樂善錄

十卷三冊 宋刊本

第三十種 名公書判清明集

不分卷五冊 宋刊本

第三十種 武經七書

廿五卷三冊 宋刊本

第三十種 搜神秘覽

三卷一冊 宋刊本

四種合計十二冊 分裝四函
夾頁紙本 高市尺七寸二分
料半紙本 高市尺六寸六分

紙張	定價	特價	國內郵費
夾頁紙本	六十七元	五十五元	一單純費一元二角
料半紙本	五十一元	三十八元	九角二分

特價於廿五年二月底截止

重要地方地質土壤圖說出版廣告

江蘇地質誌

附二十五萬分一也實圖四幅五十分一總圖一幅說明書一册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張家口地質誌

內附地形及地質圖各一幅全書一册定價七元五角

秦嶺及四川地質誌

附圖十九幅內有一百萬分一秦嶺地質圖全幅書一册內有照片及小圖多幅定價共十二元

綏遠察哈爾地質誌

附圖八幅縮尺二十五萬分一書一册內有照片及小圖多幅定價共六元

揚子江流域地文發育史

附地文畫圖二十餘幅定價二元

揚子江下游鐵礦誌

此書附有地圖照片頗多於各礦地地質叙述甚詳定價六元

中國北部及西北部土壤報告

附圖各一幅照片多幅定價二元五角

陝西渭河流域土壤調查報告

附三十萬分一土壤圖一幅定價一元五角

廣東省中部土壤報告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全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江蘇句容土壤報告

內附十萬分一土壤詳圖對於各種土壤記載甚為詳悉定價一元五角

江蘇東部鹽漬土壤約測

內附五十萬分一土壤詳圖定價一元五角

山西土壤概述

附土壤概圖一幅及照片二十幅定價一元五角

中國百萬之一地質圖及說明書

已出北京濟南幅南京開封幅太原榆林幅三種每份四元五角

中國模型地圖(石膏製)

縮尺七百五十萬分一定價每具二十元運費在外

中國地形圖

縮尺七百五十萬分一定價自取一元郵寄一元三角縮尺一千萬分一甲種有等高線定價三角乙種二角

地圖投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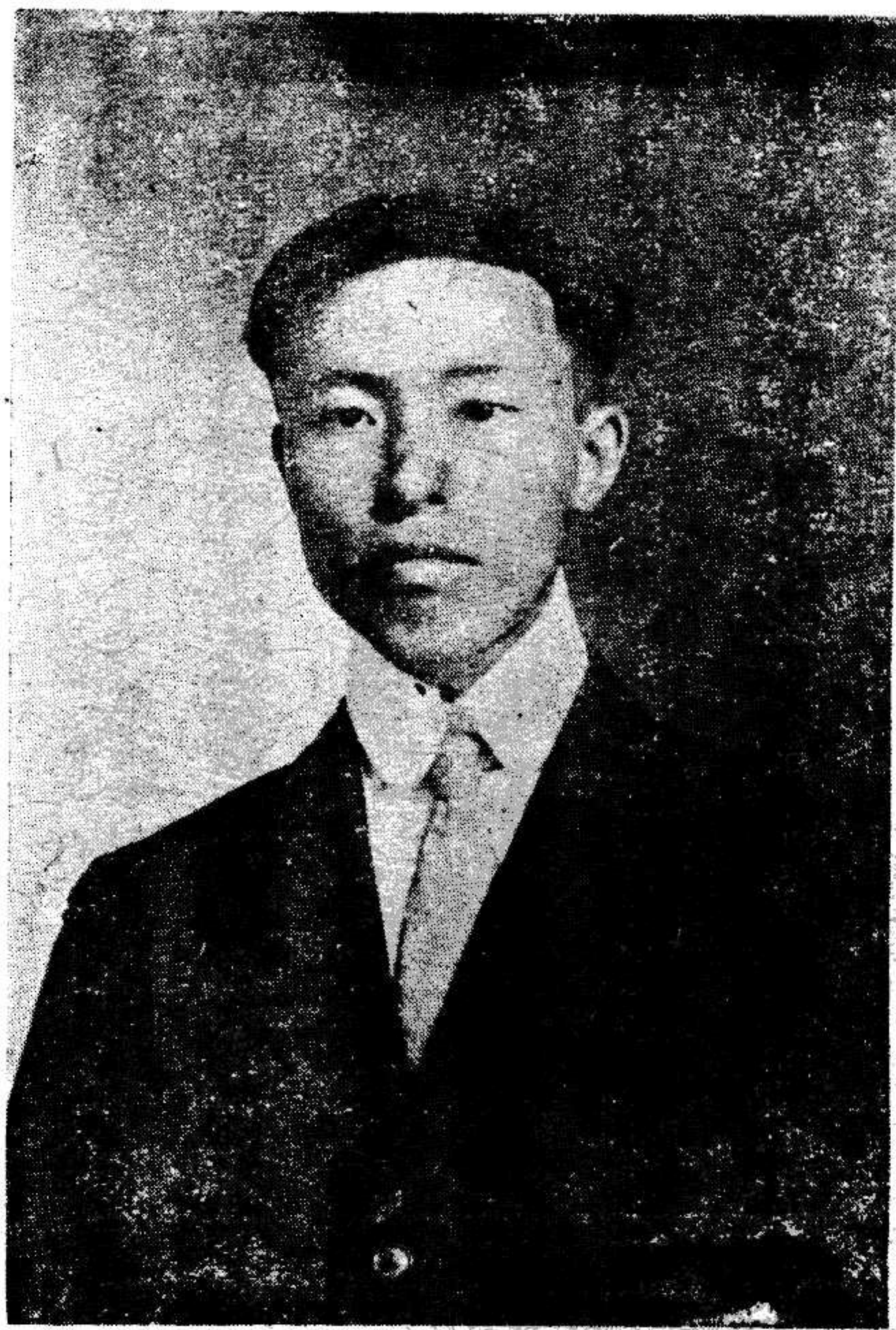
述各種地圖投影之原理公式及用法附圖七十一幅定價三元

其餘尚有實用叢刊及新生代研究室關於周口店猿人之研究報告多種書目及價格表函索即寄

總發行所 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調查所圖書館

晉惠帝時代漢族之大流徙

劉挾黎



劉挾黎先生遺像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七日，接到劉先生於陰歷七月初八日逝世的訃聞，使我不怡累日。這樣一個在貧窮中奮鬥，在疾病中支撐的有志之士，哪知只活得三十六歲！老天爺只讓優遊無爲的人去享長壽，真把時間和飯食糜費得太過分了！我們二人，大家知道是辨論古史的論敵，但天下惟有對於有人格的敵人纔有真實的欽慕。我們雖從沒有見過面，但顏剛等發起的樸社，劉先生就是一個社員。五六年前，我們通過幾次信，後來我因事忙，他又多病，音信遂爾斷絕。但信雖不通，每逢河南，湖南，四川來的朋友，我總要探聽他的行踪。我知道他曾在一次戰亂之中歸家，在旅店裏買不到飯吃，絕食了幾天，回家後生了一次大病。又知道他身體太壞了，幾乎半身不遂，但功課還是擔任，講義依然編寫。我想我們總有握手的一天，我想將來我們該再來打古史的官司，直到把我們心頭的問題打出一個結果爲止，哪知道到了現在只斷定是一個虛願呢！劉先生的弟子陶元珍先生出此篇囑載，適逢劉先生的弟弟劉晉賢先生寄來這幅照片，遂寫數行，以志悲念。還有一個不幸的消息，乘便報告給讀者，那位和劉先生同時駁詰我們古史說的胡董人先生，也於數年前逝世了，我沒有得着他的訃聞，不知道他的死期，但心中的難堪是一樣的。十三年不是一個長時期，而故交之零落已如此，造物者真太殘忍了！

二十五年一月九日，顏剛記。

一 引言

二 晉惠帝時代漢族大流徙的事實

三 晉惠帝時代漢族大流徙之可驚

四 晉惠帝時代漢族大流徙之原因

五 結論

一 引言

凡是讀過點世界歷史的人，都知道匈奴民族自爲兩漢迭次痛創後，分爲兩支：其西入歐洲的一支——北匈奴，在西歷紀元後第四世紀，促成歐洲日耳曼民族的大遷徙；其仍留東亞的一支——南匈奴，亦同在西歷紀元

後第四紀中促成中國漢族的大遷徙：這是我們所熟知的。

並且凡是讀過點中國歷史的人，又都知道從西歷紀元以後到現在中國的漢族有兩次極顯著的迅速大遷徙，與紀元後其餘各時代漢族的緩緩漸次推移不同。這兩次漢族的迅速大徙：第（一）次爲遭『永嘉之難』：當西晉末葉懷帝永嘉時代（307—312）『五胡亂華』開始，匈奴人羯人等塞外種族所殺黃河流域的漢族不下數十萬人，破陷各處及晉室都城洛陽，焚毀了洛陽宮廟官府皆盡，懷帝被擄，古來漢族聚居之中心地域，根本遭搖動與摧殘，於是中州漢族紛紛避亂南遷。唐林譜閩中記所謂『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今福建）』（據友人張其昀中國民族志所引），其尤著者也。已而黃河流域異族興起更多，中原益亂，中州漢族死亡與壓迫更甚，會東晉建立，定都於現在的南京，使長江以南成爲漢族正統之國，長江下流成爲漢族聚居之中心，因之漢族渡江南徙者益衆。此普通所謂漢族第一次迅速大遷徙也。第（二）次爲遭『靖康之難』：當『永嘉之難』以後約八百年，值北宋欽宗靖康時代（公元一一二六年），東胡

族的金人大舉南侵，略取黃河流域，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被陷，徽宗欽宗被擄北去，高宗渡江南奔，建立南宋，於是中原漢族，又復紛紛避敵南徙。故南宋立功諸名將，悉皆昔日黃河流域之漢人；而此後浙江寧波一帶名門右族，悉自稱『汴京遺宗』。此普通所謂漢族之第二次迅速大遷徙也。

以上兩次漢族迅速大遷徙，也是人所熟知。其實在普通所謂第一次漢族迅速大遷徙以前，『五胡亂華』之大亂尙未爆發，漢族尙未大遭匈奴族羯族等之蹂躪殺戮與壓迫；然而值今日甘肅，陝西，山西，四川等處的漢族，早已數萬家或十數萬家，數萬人或數十萬人，一大羣一大羣的大大向東南方流移遷徙，政府無法制止，遂把自古以來漢族發祥和聚居中心的黃河流域，十分之七八已經拋棄，使廣漠的地土驟然很形空虛。所以當時雜居黃河流域的異族匈奴人，羯人，氐人，羌人，烏桓人，高麗人，以及傍塞的鮮卑人，更形得勢，更形得着機會培養和發展他們的勢力。所以以後『五胡亂華』如入無人之境，而因此得以更加深入內地。但是這些漢族的大大的流移遷徙究竟在什麼時代呢？就是緊接懷帝永嘉時

代以前的晉惠帝時代。這件事情與以後『五胡亂華』至有關係，其關係之大，實在不下乎世俗所謂『八王之亂』（『八王之亂』一名詞不確當，現姑從之）。至在民族史上，尤為重要。但是從來沒有人特別提出講論過，各種大大小小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或東洋史教科書全未談及。似乎大家都不知道這件很重要的事。所以我現在特地將這事表襮，使大家明白。

二 晉惠帝時代漢族大流徙的事實

晉惠帝時代漢族大大流移遷徙，自有他的原因。但是我想先將當時漢族大大流移遷徙的事實表清楚了，然後再去攷論他的原因，較為明目，故將事實先寫。

這些漢族的迅速大流徙，是從晉惠帝即位以後的第八年即西歷紀元後二九八年開端的。據晉書李特載記，當晉惠帝元康八年，即公元二九八年，『關西（指函谷關以西之地，即今陝西甘肅兩省）……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指今漢中及四川全省）者數萬家，……十萬餘口……由是散在益（轄今四川之川西川南及貴州全省）梁（轄今四川之川東川北及漢中），不可禁止』。又據晉書王如傳及通鑑卷八十七，在這時候的同時或稍後，陝西漢族復有大批流徙於河

南，故曰：『雍州（今陝西省）流民多在南陽（在今河南省西南）』『不願歸，……王如……南安龐實，馮翊嚴巖，長安侯脫等，帥其黨……衆至四五萬』。

以上是陝西甘肅的漢族二十萬人左右流徙入四川河南。

又據晉書王彌列傳，正當陝西甘肅的漢族大大向南流入四川，向東流入河南之際，山西南部的漢族亦大大南向河南的東南部流徙。故曰：『河東平陽（皆在今山西省南部）弘農（今河南省西北部），上黨（今山西省南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皆在今河南省中部及東南部）者數萬家』。計其人口，亦不下十餘萬。至惠帝光熙元年，即西歷紀元後三〇六年，山西省內各處的漢族遷徙更甚，復有大批向東南移到河南省的東北。山西本地，遂極空虛。故晉書劉琨傳曰：『并州（轄今山西省之什八）……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死亡委厄，白骨蔽野。……時東嬴公騰自晉陽（今山西太原）鎮鄴（今河南安陽），并土……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可想見并州此次流徙，至少又當為數萬家，其人口當亦不下十餘萬。

以上是山西的漢族三十萬人上下流徙入河南。

又據晉書李雄載記，杜弢傳，劉弘列傳及通鑑，當

陝西甘肅的漢族大大南徙入四川以後，便又促成四川漢

族的迅速大轉移。通鑑卷八十五載：晉惠帝太安二年，

即西歷紀元後三零三年，『蜀民……或南入寧州（轄今雲

南全省），或東下荊州（轄今湖北湖南兩省），城邑皆空，野無

煙火』。晉書李雄載記載：『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人七

郡』。杜弢列傳載：『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其

人口當亦不下十餘萬），布在荆湘（指湖北與湖南），而為舊百

姓之所侵苦』。劉弘列傳所載，流徙之戶口，數目更

多，謂『益梁（轄今四川貴州兩省全境及陝西南部）流人蕭條……

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

種糧食』。此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計其人口至少當有

五六十萬。

以上是四川的漢族六七十萬人左右流徙入雲南，湖

北，湖南。

又據晉書苟晞列傳，當山西省內各處漢族大大遷徙

南入河南之際，直隸亦有漢族南向流入山東河南之間。

『頓丘（今直隸大名，清豐）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

萬，大掠兗州（轄今山東省西部及河南東北部）』。據資治通鑑，時當晉惠帝光熙六年至懷帝永嘉元年之間，即西歷紀元後三零六年至三零七年也。

以上是直隸的漢族五六萬人流徙入山東河南之間。

上面各地漢族的流移遷徙，都是舊史紀錄上載有約

略的數目的。還有未載約略之數目的移民，推想起來，

必定不少者，尙有二處：（一）晉惠帝光熙元年，即西

歷紀元後三零六年，『寧州（轄今雲南全省）……吏民流入

交州（今安南）者甚衆』（通鑑卷八十六）。既云甚衆，反面

即知其必不止數十百千人。（二）同時即稍後，『李雄遣

李國李雲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晉書李雄載

記）。其餘『漢中民東走荆沔（今湖北）』（通鑑卷八十六）。

漢中城野，當時人民甚庶，既云盡徙，又云東走，則徙

入四川及走入湖北者，可推想其至少當為數萬人或十數

萬人。

以上是雲南的漢族流徙於安南，和漢中的漢族流徙

於四川湖南，人數當為數十萬。

綜合起來，自晉惠帝元康八年起至光熙元年及明年

止（公元二九八——三〇七），十年之間，中國西北兩方的漢

族向東南兩方作迅速流移的遷徙者垂二百萬。今為眉目清楚起見，更列表作圖如左：

所自地	徙入地	流徙之家數	流徙之人數
陝西 甘肅	四川 河南	十萬家左右	當二十萬人以上
山西	河南	十萬家左右	三十萬人上下
四川	雲南 湖南 湖北	十數萬家	當六七十萬人
直隸	山東 河南	當一萬家左右	五六萬人
雲南	安南	『甚衆』	『甚衆』
漢中	四川 湖北	當數萬家	當數十萬人

二 惠晉帝時代漢族大流徙之可驚

由上面所寫，我們對於晉惠帝時代漢族大流徙的事實大致已清楚了。如果以現在的情形比較起來，一般人的心裏必定以為漢族僅二百萬人左右的流移遷徙不算什麼。因為他們心目中有現在中國四萬萬人的觀念：以那時流徙的人比現在，不過二百分之一，當然覺得無奇。但是如果我們拋開現在，而將當時中國的人口數目來一比，便覺得極為可驚了。

當時的戶數和人口有多少呢？說來真使人驚心動

魄。據晉書地理志及胡三省資治通鑑音註之所考證，景元四年，即西歷紀元後二六三年，晉文帝司馬昭滅了蜀漢，將魏與蜀的戶口通計，僅僅『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你看魏蜀的地域裏的人民，就是後三十餘年晉惠帝時代大大流徙的人民，乃止九十餘萬家，五百餘萬人！你試將惠帝時代流徙的四五十萬家，二百萬上下的人與此相比，立即發現流移遷徙的家數和人口，幾幾乎佔了三十年前家數和人口的一半，這是如何可驚！

并且魏蜀地域所包含的為今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山西直隸山東河南及江蘇安徽湖北三省之一部。魏蜀合併時通計的戶口九十餘萬家，五百餘萬人，我們猜想起來，必定所謂『中原』戶口最多。而所謂『中原』，就是河南及山東江蘇安徽湖北之一部。至於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山西直隸，都鄰『邊塞』了。如果假設魏蜀通計的戶口，『中原』地域佔去一半——四五十萬家二三百萬人，『邊塞』地域亦止佔一半——四五十萬家二三百萬人，則我們看惠帝時代漢族所從流移遷徙的地域是什麼地域呢？奇怪！都是鄰於『邊塞』的地域。而這鄰於

『邊塞』地域——甘肅陝西四川雲南山西直隸的漢族流徙，居然爲四五十萬家二三百萬左右的人。如此看來，鄰於『邊塞』地域的甘肅陝西四川雲南山西直隸十分之八九，其中的漢族真是流徙一空了，真是如晉書所說：『流移四散，十不存二』；『城邑皆空，野無烟火』了。這是如何可驚！

縱退後二十年，將晉武帝平吳，中國全然統一以後，人口已經大大增加了的數目再來比較，還是可驚。

據晉書地理志的記載，晉武帝太康元年，即西歷紀元後二八零年，武帝滅吳，得吳『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三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晉書武帝本紀據吳圖籍）。於是總計全國戶口，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公元二六三年魏蜀通計尙止戶九十餘萬，口五百餘萬，距此時——公元二八〇年猶不及二十載。雖曰戶口激增，豈能十餘年間增加戶與口皆幾至三倍？此恐連匈奴人羯人等異族雜居內地『降同編戶』者一同計之。是時異族紛紛雜入內地歸化，大率『降同編戶』。既同編戶，當然編在全國戶數與口數之內矣。故此數必爲當時中國國內漢族與異族戶口混合之總數，無從知中確有漢族戶口若

千。現在只好將其統統視爲漢族戶口之數。）而惠帝時代流移遷徙者四五十萬家，二百萬左右的人。兩兩相比，流徙之戶佔去全國五分之一；流徙的人，佔去全國八分之一。這種情形，豈不是仍然可驚麼？

所以晉惠帝時代漢族的流移遷徙，把當時漢族的戶口情形比較觀察起來，實在是十分可驚的。因爲當時漢族的戶口竟如此其少，而由西北向東南流徙的竟如此其多，故覺可驚。

但是漢族自從聚居黃河流域而發展至長江珠江流域以來，至少已有數年了。何以到晉武帝晉惠帝之際還止二百餘萬家，一千餘萬人呢？這是一件事可驚異的事，不能不在此順便談及一下，使大家明白『何以到晉時漢族戶口尙如是其少』。

據劉昭後漢書郡國志注補的攷證，告知我們中國上古到晉初數千年間漢族人口增加或減少的歷史，頗爲清明，現在節錄如下。他說：

『……禹平水土，……爲九州，……其時九州之地，……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於塗山之會，諸侯……執玉帛亦有萬國。……及……孔甲之

至桀，行暴，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民雖毒政，將亦如之。殷因於夏六百餘載，其間損益，書策不存，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致周尅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矣。民衆之損，將亦如之。（案劉昭以國數減少爲民數亦將減少，恐不可恃。）

『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周之極盛也。其後七十餘歲天下無事，民彌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載至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王九嬪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除有士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

『其後諸侯相并，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亡國……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時，殘民詐力之兵動以萬計。故峭有匹馬之禍；宋有易子之急；晉陽之國，縣釜而炊；長平之戰，血流漂鹵。（按戰國時極力獎勵斬殺，如秦之『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門無由，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

家』；齊之使兵『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荀子議兵篇）。夫戰國之際，各國本全國皆兵，每一戰起，兩方之兵動數十萬，而復獎勵斬殺如此，故彼此交戰之際，斬殺亦動數萬或數十萬人。即如史記六國表載白起一人於昭王十四年將兵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三十四年擊魏華陽，斬首十五萬；四十七年被趙長平，殺卒四十五萬；特其一例。其餘慘酷斬殺，何可勝數！故漢族在當時死亡之率，至爲可驚。……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尙存五百餘萬，推民口數尙當千餘萬。

『及秦兼諸侯，……其所殺傷，三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收大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年間，百姓死歿，相踵於路。陳項又肆其餘烈，故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按史記載是戰死三十萬人左右）。至漢祖定天下，民之死傷，亦數百萬（因是時『諸侯并起，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死者過半』，詳漢書食貨志），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五損其二。自孝惠至文景，與民休息六十餘歲，民衆大增。……武帝承其資畜，軍征三十餘歲，地廣萬里，天下之衆亦減半矣。』

『及霍光秉政，乃務省役。至於孝平，六世相承，

雖時征行，不足大害，民戶又息。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漢之極盛也。

『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迄於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飢乏苦，民人復損。至於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按晉書地理志作『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通鑑音註作『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按晉書地理志作『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

『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豪傑并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白骨盈野。雌雄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克平天下，文帝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按是時漢族避亂遠徙者甚多，東往遼東及百濟等處者尤衆。弓

月君等之率領『人夫百二十縣』，求由百濟往日本，漢直氏阿智使主等之『率黨類十七縣』求往日本，必皆在此時前後，至魏并蜀漢以後，日本應神天皇中年，此一百三十七縣之漢族俱達日本矣。）

因爲如此，所以三國時代將終之際，魏蜀通計，只有九十餘萬戶，五百餘萬人。就是晉武帝平吳，中國完全統一後，全國漢族人口，還是甚少。故晉武帝時傅玄上疏，謂『戶口比漢，十分之一』（晉書傅玄傳）。『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三帝鼎盛時，不踰二郡』，足知『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矣（晉書山簡傳）。此其所以至晉武帝惠帝時漢族戶口竟如是其少也。

四 晉惠帝時代漢族大流徙的原因

惠帝時代漢族大流徙的事實和可驚的情形已經清楚，現在我們應當攷求他的原因了。但原因頗爲複雜，而各處的原因又有幾分不同，不能不分開來逐地考論。茲且從最先流徙的陝西甘肅——所謂秦雍二州者先講：

秦雍二州——陝西甘肅的南部——這塊地方，因遭漢末漢族的多年大內亂，漢族人口銳減。於是東漢以來

已居在陝西境內的羌族，反因生息繁殖而布滿了陝西甘肅的馮翊，北地，新平，安定諸郡；曹操所徙到陝西甘肅境內的氏族，也反蕃衍而佈滿了略陽，天水，始平，京兆，扶風。故晉武帝時郭欽嘗說『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通鑑卷八十一）。已而江統亦說『關中之人口百餘萬，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晉書江統傳）。這許多氏族羌族既然雜入陝西甘肅的漢族內居住而繁殖，勢必至於影響漢族的經濟生活。因此起了『生存競爭』，氏族羌族『與關中之人（漢族），戶皆爲讎』。在這種劇烈的『生存競爭』之下，不幸又加上了很惡劣的自然環境——天災。據晉書五行志的記載，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起，至晉惠帝的永熙元年——公元二九〇年，十年之中，『無年不旱』。因此起了饑荒。至惠帝元康四年——公元二九四年，『大饑』。已而關中饑且疫，又隨之以元康七年——公元二九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於是『關中米斛萬錢。……氏羌反叛，……饑疫荐臻，戎（氏羌）晉（漢族）并困』，因此陝西甘肅的漢族遂數十萬人成羣，大大底『流移就穀』，南入四川了，遂『寄

食巴蜀』，『散在梁益，不可禁止』了，且復有數萬東流入河南了。

以上是陝西甘肅的漢族大大流徙入四川河南的原因。

好，陝西甘肅的漢族——並且雜着少許氏族——驟然數萬家的大隊流入四川，當然立即又影響了四川漢族的經濟生活。流民與本地人又起『生存競爭』。流人『專爲寇盜，蜀人患之』。且『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况又加以氏族的李特『有雄據巴蜀之意』；又加以政府和地方官吏的不能處理，不善治理，因此引起四川大亂，『秦雍之禍，萃于益梁』了。結果鬧得『三蜀百姓，並保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以上見晉書李特李流載記）。但大亂方長，懦弱的四川本地漢族既十分怕亂，不能抵抗陝甘的流民，又不能耕種土地以謀衣食，欲想生活，勢不能不遠走他方，尋求樂土了，因此『蜀人流散』，遂數萬或數十萬的大隊，或東下湖北湖南，或南入雲南。

以上是四川漢族數十萬人大大流入兩湖雲南的原因。

懦弱的四川漢族流民不像那陝西甘肅的漢族流民厲害。他們既被陝甘流民驅逐走到湖北湖南了，當然又立即影響湖北湖南本地漢族的經濟生活，再起『生存競爭』，但是湖北湖南的本地漢族却不懦弱的，却富於抵抗力，不惟不肯吃四川漢族那種受於陝甘流民的虧，反而要使四川漢族流民吃虧。所以巴蜀流人……數萬家布在荆湘，而為舊百姓之所侵苦；所以梁益流人蕭條，……在荆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雖然他們也『多為盜賊』，鬧成亂事，但是不能如陝甘的流民，奪湖南湖北本地漢族的地位，驅逐而代之。所以兩湖的本地人不被他們逼得遷徙（詳晉書李雄載記，杜叟傳，劉弘傳）。惟是雲南情形不同：當四川的漢族流民徙入以後，一面固然影響雲南經濟生活，逼起了『寧州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一面還又因為當時『五苓夷彊盛，州兵屢敗』（通鑑卷八十六），所以纔『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了。

以上是很多的雲南漢族流徙入安南的原因。

至於山西漢族的大大遷徙入河南呢？自然又有他的特別原因。原來山西這塊地方自從呼韓邪單于率南匈奴人降漢後，漢遂着他們居朔方及并州境內。至東漢之

末，乘漢族大內亂，雜入山西南部的平陽。魏王曹操見其部落強盛，戶口瀾漫，恐難禁止，乃分其部衆為五，悉散處之并州各地。到了晉初，『五部之衆，戶至數萬』。其時復有塞外匈奴族大水塞泥黑難太阿厚萎沙胡……等數萬落，數十萬人，先後南下來降，晉武帝悉收納之。於是『匈奴與晉人（漢族）雜居。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莫不有焉』。即陝西的河西宜陽一帶，亦為所佈滿（晉書北狄傳，江統傳，劉元海載記）。匈奴人這許多雜入山西漢族之內，當然也要大大的興起『生存競爭』，而匈奴人『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山西漢族實在不能抵抗。有了這種情形，不幸也復加上了晉惠帝『永寧元年，自夏及秋，……并州大旱』的天災（晉書五行志）。於是山西饑荒，山西的漢族開始向南流入河南了。已而『離石大饑』，又益以匈奴人與漢族之『生存競爭』更劇，『并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山西的漢族遂大大的『流移四散，十不存二』，『就穀冀州』，南入河南，把山西拋棄得『白骨橫野……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晉書劉琨傳）。好不悽愴！

以上是山西漢族數十萬人大大流徙入河南的原因。

直隸南部漢族的大流徙，也是由於大旱，而又加上水災，又加上了山西流民一大部分來增重經濟生活。據晉書五行志，晉惠帝元康八年冀州大水；太安元年又遭水爭；其前一年，則遭旱災。水旱交至，山西流民又大隊擁來『就穀』，影響本地人民，於是頓丘五六萬衆的流民挾著太守魏植，流徙而南，大掠山東河南之間了。

以上是直隸南部漢族大隊流入河南山東之間的原因。

論到漢中人民徙入西蜀和東走湖北，原因又自有別。據晉書李雄載記，是李雄發兵打破漢中城池，以強硬手段盡徙漢中人於蜀，其餘害怕的鄉野的『漢中民，東走荆沔』了，這是漢中的漢族大大走徙一空的特別原因。

五 結論

晉惠帝時漢族大流徙的事實和原因都講了，總括起來觀看，這種十年之間數百萬漢族人民的迅速流移遷徙，不僅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上絕無僅有，就是世界史上也是很稀少的。山西陝西甘肅四川一帶本來雜居了許

多匈奴族氏羌族的人，尤其山西陝西甘肅都是『率其人口，戎狄居半』。現在那幾塊廣大地方裏的漢族既然走徙一空，存者只有一半，或『十不存二』，自然那裏的匈奴人，羯人，氐人，羌人更得勢了。并且更無障礙，再不行逼向中原的河南了。在這樣危急之秋，上有惠帝那麼愚蠢的君主，引起了宗室外戚的種種亂事；中有所謂『八王之亂』，骨肉相殘，致漢族遭亂死的又數十萬人；下則州兵損約，州郡空虛，因連年水旱饑荒而盜賊叢起。於是『四海鼎沸』，有許多的機會使『五胡亂華』了。

所以陝西甘肅山西等處漢族的大流徙而南，是與『五胡亂華』有莫大關係的；但又互為因果。而惠帝時代過了，到了懷帝之際，又復『大旱』『大蝗』頻臻；尤其懷帝永嘉四年——西歷紀元後三一〇年——的『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晉書五行志），更為中國西北方——黃河流域之極大極廣的奇災。而匈奴人乃於是時大舉南下作亂，殺戮黃河流域漢族又不下數十萬人。於是一方面『饑困，人相食』；『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一方面『

百官流亡』『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因此『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遂成『永嘉之難』，中華漢族再行繼續作迅速的大遷徙了。

附錄

寫到此地，本來可以完了；不過最近我在新月雜誌看到美國亨丁頓(Hilsworth Huntington)論及中國民族的文章，潘光旦譯爲『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其中有幾處與我這裏所寫的互相發明。因此撮錄如下，作最後的總結，使我們對於中國漢族遷徙的觀念更清。他說：

『就中國方面說，外族侵凌的時期，也就是內部混亂的時期。一壁有旱災——這和沙漠一帶之地一樣——久旱之後又有水災，和其他天行的錯亂，一壁又有因爲他種的原因而發生內部的退化；天災人禍，裏應外合，不久就把華人陷入了無政府無紀綱的狀態。在這種時候，北部華人感受二重的壓迫，一是生計的愁苦，二是外族的侵奪。結果，有許多人自然而然的向南或向東南遷移。人口的遷徙，當然也有時候因爲比較積極的動機，例如，想覓到比較膏腴之地或未經開墾之地，或見遷往之地生計充盈，文物蒼萃，想去佔一些光。但是，

中國大批人口的流動，十九是因爲荒年和胡族的侵略，並且沒有一次不是朝南走的。好比波浪似的向着一個方向推移。有史以來也就推移過不少的次數。第一次是由陝西東北部河套一帶華族發祥之地向東南黃河下流逐漸推移，到布滿黃河流域爲止，後來的移徙便直接從北方幾省向南了。一直要到差不多耶穌誕生的時候，即中國有史以後二千年，這種移民的波浪才推到現在的廣東。

『北方人民南徙之後，剩下的空隙就被胡人填滿了；這些胡人生活一有了定所，就立刻受中國文化的同化，同時也和華人在血統上發生混合，逐漸養成一派新的，有生力的人口。』

其中又引威廉士(F. W. Williams)一段文字也與此文互相發明，并節錄如下：

『中國內部的狀態，經過長時期的連一接二的荒年和叛亂之後，真是壞極了。荒年與兵事使經濟的活動完全停頓，使國家陷入一般的無政府狀態。在當時那種無組織無系統的狀態之下，我們不能說人民疾苦究竟是政治紊亂的因，還是政治紊亂的果。一個人口很稠密，農事很發達的地方一旦荒年起來，裏面的居民自然不免分

散，成爲許多獨立的強盜團體，彼此爭奪殺害，使辦理內政的人，完全無從措手。在這種形勢之下，除非政府先有相當調濟的設備，要想減少混亂的狀態是不可能的；要是遇到不良的政府，那就更糟了，因爲他的懦弱無能，適足以使人民痛苦顛連的生活變本加厲，釀成更大的亂源，一旦爆發，這個政府就不啻自絕了他的生路了。」

右管惠帝時之民族大流徙一文，吾師劉楚賢先生之遺作也。先生，湖南新化之時榮橋人。民國紀元前十二年生。民國十年入國立南京高等師範肄業。十三年至二十一年，歷任河南中州大學，武昌中山大學，四川成都大學，武昌武漢大學史學教授。二十

一年夏，返里養病。二十四年夏，卒于里。生平行蹟具詳于元珍所作事略中，茲不縷述。先生著述甚富，教遊十年中，積講稿達百萬言，專題論著多散見史地學報，中州大學文藝季刊，成大史學雜誌，武大文哲季刊；此篇即曾載於成大史學雜誌第一期者也。刊布迄今，已逾六稔，而成大史學雜誌僅發行二期即告停刊，又每期僅印數百冊，故先生此文流傳甚稀。前見食貨中倪今生君某文似即以先生此篇爲藍本，而先生之文，學人竟鮮見及，滋可慨已！夫名山史就，原有待於流傳；洛下紙空，固無妨乎重布。余惟先生此文，論證精詳，不可聽其湮沒，故商諸顧頡剛先生借禹貢篇幅重介於讀者云。弟子安岳陶元珍謹跋。二十四，十二，十四。

潛社
史學論叢
第二冊

本期要目

插圖（隨文附見）

「平陵墜學立事歲」陶拓片（榮成張履賢藏）

論文

職官沿革考

王肅的五帝說及其對於鄭玄的感生說與六天說的掃除工作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銅器目錄

略論「五十五凡」

「平陵墜學立事歲」陶攷證

書評

「說儒」質疑

蒙文通

顧頡剛

唐蘭

楊向奎

張政烺

賀次君

總代售處

景山書社

本冊實價四角

山西建設

第九期要目

論壇	土地村公有應如何規定土地的價格……成寶山
語言革命之新內容！拉丁化大眾語運動……	僧
門戶開放與國際和平……	內田定雄 蔡光譯
世界經濟介紹	段少棠譯
山西建設情報	……
西北實業公司各廠概況	……
同蒲鐵路運輸辦法確定	……
築路總指揮部兩年來之報告	……
公佈實物準備庫組織規則	……
考察會派員實察各縣建設成績	……
西北煉鋼廠採辦原料	……
專載	……
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續完）	……
技術介紹	……
肥料之研究（續）	……
會務報告	……
本會會議紀錄	……

定價：每份大洋一角，每月大洋一元，半年大洋五元，全年大洋十元。零售每份大洋一角。郵費在內。發行所：華實業月刊社。

中華實業月刊

第二卷第八期

論著	統制經濟與職能代表會議……張一善譯
陽泉煤業的不振與統制……	趙伯楚
解決中國農民生活問題之零碎策略……	周維豐
晉南設立棉花打包廠之意見……	王惠康
改進太原市栽植行道樹之意見……	梁晉西
考查日本鋼鐵事業報告……	李鈞元
綜合金鋼之機械力……	馬開衍
用草木灰及煙草灰以製加里之方法……	曹明甫
日本花王肥皂廠參觀記……	趙習恆
日本化學工業之近況……	續光清
鐵路機車工程概要……	王純文
無煙火藥製造法……	曹明甫
蒸汽鍋爐設計……	王純文
西北誌要……	曹煥文

發行所：中華實業月刊社。地址：北平正陽門外大街四號。電話：二四一五。郵政掛號：北平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零售每份大洋一角。郵費在內。全年大洋十元。半年大洋五元。郵費在內。民國廿四年十二月。

考古社刊第三期

三十五年來的甲骨學……	陳競明
卜辭文字小記……	孫海波
戰國文字考釋補正……	許敬參
鐵雲龍文補正……	許敬參
石鼓時代研究……	楊壽祺
秦刻石時代考……	羅君揚
釋妹辰……	朱英
哭盟同源考……	邵子風

考古學社成立三載同志日增各勤著述所出考古專集已有十一種考古叢書甲編二種乙編四種社刊亦逐加擴充本期有二百五十八面文內容甚富茲錄全目如下：

易說卦巽爲寡髮解……	于省吾
春秋簡書刊誤校補……	羅福頤
印度考古學發達史……	鄭師凡
研究中國藝術史計劃……	陳師凡
中州金石叢刊發刊辭……	蔣恢吉
松翁自敘……	羅福頤
六十自述……	楊壽祺

李鳳廷譯：我在最近……關於尚書中台字新解之討論……第二期社員名錄……考古學社簡章……本社出版書籍……

中國殖邊社第一次邊疆問題徵文獎金辦法

緣起：近年國勢陵夷邊疆日亟同人等爰於年前組織本社善將合衆力集羣策共作籌邊之計以挽覆亡之禍惟斯事體大非區區同人所能負荷集思廣益端賴羣英蓋籌偉略有待旁求是本社有徵文獎金之舉凡海內同志對於邊疆之研究發爲詳贍之論文者本社將酬以重金用資激勵茲將徵文辦法附列於后尚祈國人各不吝賜教

社長：馬相伯 贊助人：翁文灝 胡樸安 馬鶴天 葉楚傖 邵力子 何世楨 褚民誼 柳亞子 林競 等全啟

徵文辦法：一、應徵者以本國人爲限。二、徵文之範圍：(甲)中國邊疆實況之序述。(乙)開邊疆之研究。(丙)其他邊疆問題之專著。三、徵文以創作爲主其有特別價值之譯述亦可。徵文須附送原文。四、署名隨作者自便惟須於稿末附列真姓名及詳細通訊處並簽字蓋章以資負責。而徵文以五、交卷地點：上海南京路五二四號。六、交卷截止日期：民國廿五年九月一日。七、由本社聘請著名學者爲評判員。八、徵文以員評定最優之著作得本獎金。九、獎金額定爲國幣四百元整。十、如評判員認爲本稿應徵者中無相當價值之著作本社得繼續徵求。十一、得獎金之著作其版權歸本社所有。十二、本規則由本社監理事聯席會通過公佈施行之。

民國廿四年十二月

兩漢之際北部漢族南遷考

陶元珍

吾國政治中心往昔恆在北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前數千年中，全國首都建於南部之時惟明初數十年耳。故值有內亂，北部各地以距政治中心較近，每爲羣雄逐鹿之場，紛擾特甚；而南部以非政治中心所在，輒能保厥安寧，爲大亂中之樂土。又吾國往昔外患恆來自北，故北部常首遭異族之蹂躪；而南部則較爲異族勢力所不及。夫趨安避危，人之本性，當內爭劇烈外患嚴重之日，北部漢族之羣遷南土乃意中事也。試徵諸史實：如東漢末黃巾董卓之禍，內亂之烈者也；北宋末靖康之難，外患之酷者也；劉石之亂，外患而具內亂之性質者也；安史之亂，內亂而具外患之性質者也；皆嘗引起漢族之大舉南遷，足爲明證。今茲所述，亦不過漢族因內亂而南遷之一例而已。

兩漢之際之大亂

自王莽篡漢，厲行改革，而不得其方，法紊民愁，大亂

遂作，莽以殞斃。中經更始，亂乃愈滋，據土稱號者十餘，而諸賊如赤眉銅馬之屬，紛立名目，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賴光武帝掃定芟夷；至建武十六年，盧芳請降，而海內始一，上距王莽天鳳四年綠林賊起，已歷二十餘年，亦可謂長期之內亂矣。在此長期之內亂中，人民痛苦自不待言；茲略舉數事，以見民困之亟焉：

後漢書趙孝傳：「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竝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

又：「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

又：『琅邪魏譚少聞者，時亦爲亂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諸君爨，恆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竝皆得免』。

又：『又齊國兒萌子明，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竝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又劉平傳：『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更始時天下亂，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飼）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飼）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

「嘗聞烈士，迺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淳于恭傳：『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初遭寇賊，百姓莫事農桑，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舉耨不輟』。

又江革傳：『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迺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

然民困雖亟，而各地所受亂事損害之程度實不一致。吾人若以江水劃分南北，顯見南部較爲安謐，守土者若任延錫光皆能保境息民，被稱循吏：

後漢書循吏傳：『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

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

又：『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

則北部漢族之南徙乃自然之趨勢，不足異也。

北部漢族南遷之例

北部漢族之南遷，吾人於前舉後漢書循吏傳所記已略見梗概，茲更舉數事爲例：

唐書宰相世系表：『陳胡公裔孫敬仲仕齊，爲田氏；其後居魯。至田豐，王莽封爲代陸侯，以奉舜後。子恢，避莽亂過江，居吳郡，改姓爲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居吳興武康。敷生信，吳選曹尚書。』秘笈新書引元和姓纂，又通志氏族略並同。

通志氏族略四：『秦有御史大夫錢產，子孫居下邳。漢哀平間，錢遜爲廣陵太守，避王莽亂，徙居烏程。遜子晟。』

晉書儒林傳：『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唐人也。其先銓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

咸淳臨安志古今人表：『杜延年孫彰以王莽居攝避地錢唐。』本新城志。

吳志士燮傳：『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

由上舉事實，吾人可推知北部漢族之南遷而不見於紀載者必甚衆，而田恢，錢遜，范馥，杜彰諸人不過其代表耳。

南部人口之增加與文化之進步

據續漢書郡國志，大江以南郡國十八（地跨江南北者不在數內），除牂牁，益州，永昌三郡位置較僻，關係較輕，又鬱林，交趾二郡戶口數不詳外，其會稽等十三郡，永和五年戶數共二百零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二，約居全國戶數百分之二十一強；以校漢書地理志，則元始二年會稽等十二郡國戶數共僅六十三萬五千四百九十二，約居全國戶數百分之五強。又永和會稽等十三郡口數共七百四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九，約居全國口數百分之十五強；而元

始二年則會稽等十二郡國口數共僅三百零六萬二千零七十九，約居全國口數百分之五強。是南部人口之增加至

為顯著也。列表如左：

元始二年	永和五年	增減
會稽口戶 二二三〇三八	會稽共口戶 二八七二五〇	增 六四二二
丹陽口戶 一〇三七〇四	吳郡口戶 一一八一七五	增 一四九三七
豫章口戶 四〇七五七一	丹陽口戶 一三六五五八	增 二二八九七
長沙國口戶 三五六四六二	豫章口戶 六三〇五四五	增 二二五七三
零陵口戶 二二九〇九二	長沙口戶 四〇六四九六	增 一三三九〇
桂陽口戶 一三九三七八	零陵口戶 一六六八九〇	增 三二六九四
武陵口戶 一五八四一八	桂陽口戶 一〇五五八五	增 一〇九九二
南海口戶 一八五七五八	武陵口戶 二〇五九三七	增 八二三五四
蒼梧口戶 九四二五三	南海口戶 一〇二一五八	增 八六二二〇
合浦口戶 一四六三六〇	蒼梧口戶 一〇一五七八	增 一六二九〇
九真口戶 七八八九〇	合浦口戶 二五〇九一三	增 一五八六四
日南口戶 一六三五七四	九真口戶 四六六九七五	增 三〇八二一
總計口戶 六三五四九二	日南口戶 二〇四八八四	增 一〇七七一
全國口戶 一三二二〇六	總計口戶 七四〇九三三	增 四一七八四
	全國口戶 四九六九八三	減 一〇四四七五

據上表，永和五年全國戶口數尙較元始二年時爲減，而會稽等十三郡戶口數則均較前增加。其中如零陵郡戶增九倍，口增七倍；豫章郡戶增五倍，口增四倍；長沙郡戶增五倍，口增四倍；桂陽郡戶增四倍，口增二倍；蒼梧郡戶增四倍，口增二倍；南海郡戶增三倍，口增一倍；尤可注意。案元始二年至永和五年不過一百三十九年耳，而南部戶口之增加若此。吾人試加解釋，雖不能膠執一種原因，而兩漢之際北部漢族之南遷要當認爲重要原因之一也。伴人口之增加者，爲文化之進步。檢漢書藝文志及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西漢時南部人之著作殆寥若晨星，如莊助，朱買臣之流不過以辭賦顯耳；然檢姚氏後漢藝文志則包咸，王充，趙曄，袁康，周樹，程會，鄒邠，魏朗，唐檀，高彪，張遐，張匡，陸績，沈友輩，並斐然有所述作。蓋東漢時南部文化遠較西漢時爲進步，而吳郡會稽人文尤盛，則任延之功爲不可沒已。

附識 余舊作東漢末中國北部漢族南遷考，亦嘗輯錄兩漢之際北部漢族南遷之記載數事。今略加推衍以爲本文，用備萬貫補白。至南北之分界原隨時推移，不必一致，茲以江水劃分南北，不過爲符合兩漢之際之時勢云爾。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除夕，作者識。

燕京學報

第十八期目錄

大中磬刻文時代管見	許地山
唐大中銅磬流傳考	容庚
釋天	美國顧立雅撰
記正德本朱子實紀並說朱子年譜的本子	容肇祖
月令的來源考	容肇祖
魏收之史學	周一良
四十二章經道安經錄闕載之原因	王維誠
元雜劇裏的八仙故事與元雜劇體例	石兆原
山西石佛考查記	馬鑑 周一良
二十四年(五月至十一月)國內學術界消息	容媛編

出版者：

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

總代售處：

北平隆福寺文奎堂

定價：

每冊大洋八角

四川月刊

第七卷第五期目錄

（每冊一元三角）
（全年十二冊）
（郵費在內）

（編輯者：四川月刊社）
（發行所：重慶中國銀行）

禹貢半月刊 第四卷 第十一期

田賦	專政：川北六縣一瞥 省府通令各縣按期提解田賦 萬縣佈告催收下季糧稅及欠糧 省府令減徵各縣契稅附加稅 足糧民本年約担負七十萬元 完納糧簡陽征收冬季糧稅 糧徵糧簡陽征收冬季糧稅 川省統稅貨物免徵轉口稅 局飭屬免徵貨物免徵轉口稅 四川印花稅局規定財政部令 減稅（二則）重慶市公安局 入表一區禁烟督察分局規定 費辦法叙永第三科收牛稅被 二十餘種叙永第三科收牛稅 行營整理川省稅收省府通令 法四項江安本年度縣政支出 金融：中央信託局代理處開幕 銀錢業：川省銀行開幕 貨幣：川省銀行開幕 公債：重慶市公債籌備委員會 經濟統計：重慶市公債籌備委員會 進出口業：重慶市公債籌備委員會 其他各業：重慶市公債籌備委員會 農村調查：重慶市公債籌備委員會
----	--

土產調查	雲陽奉節達縣石碛四縣物產調查 十二區專署呈報轄區各縣災况 堰本年大修省府令各縣度政檢定 中國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四川 擬開發南川煤礦 蜀華實業公司章程 民生造紙廠涪陵將設廠造紙 四川籌組裕蜀製糖公司 大竹籌辦
製造業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公路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航空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郵電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市縣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教育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時事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法規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川省各縣公路即將竣工

清代地理沿革表 (續)

趙泉澄

八 浙江省

杭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九：錢塘，仁和，海寧，富陽，餘杭，臨安，於潛，新城，昌化。

乾隆三十八年，海寧縣改爲海寧州；領州一縣八。

光緒二十一年，馬關條約，杭州爲日本開爲商埠；二十二年，日本於杭州地設日租界，英國亦於其地設英租界；仍領州一縣八。

嘉興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七：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崇德，平湖，桐鄉。

康熙元年，崇德縣改爲石門縣；仍領縣七。

湖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安吉；縣六：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孝豐。

乾隆三十八年，安吉州改爲安吉縣；領縣七。

寧波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五：鄞，慈谿，奉化，定海，象山。

康熙二十六年，改定海縣爲鎮海縣；裁舟山衛；新設定海縣，隸府屬；領縣六。

道光三年，於石浦地方設石浦廳，移府海防同知駐紮；二十一年，定海縣升爲定海直隸廳；二十二年，江寧條約，寧波爲英國開爲商埠；領廳一縣五。

紹興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八：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新昌。

台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六：臨海，黃巖，天台，仙居，寧海，太平。

金華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八：金華，蘭谿，東陽，義烏，永康，武義，浦江，湯溪。

衢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五：西安，龍游，江山，常山，開化。

嚴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六：建德，淳安，桐廬，遂安，壽昌，分水。

温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五：永嘉，瑞安，樂清，平陽，泰順。

雍正八年，於府東海中玉環山地，設玉環廳同知，隸府屬；領廳一縣五。

光緒二年，烟臺條約，温州為英國開為商埠；仍領鹿一縣五。

處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十：麗水，青田，縉雲，

松陽，遂昌，龍泉，慶元，靈和，宜平，景寧。定海廳——道光二十一年，寧波府屬之定海廳升為定海直隸廳。

來薰閣書店方志目

山東

山東通志三十六卷 (清世燾)	乾隆元年刊	竹紙四十冊	三十五元
山東通志二百卷 (清楊士驥)	民國四年鉛印	竹紙一百冊	一百廿元
濟南府志七十二卷 (清王贈芳)	道光二十年刊	竹紙四十六冊	廿八元
歷城縣志五十卷 (清胡德琳)	乾隆三十七年刊	竹紙八冊	十元
章邱縣志十六卷 (清吳璋)	道光三十三年刊	竹紙八冊	八元
章邱縣志十八卷 (清楊學淵)	光緒三十三年刊	洋紙八冊	三元
鄒平縣志十卷 (清維宗瀛)	道光十六年刊	竹紙十冊	十元
淄川縣志十卷 (方作霖)	民國九年刊	竹紙十冊	十元
長山縣志十六卷 (清倪企望)	嘉慶六年刊	竹紙十冊	八元
新城縣志十四卷 (清崔懋)	康熙三十二年刊	竹紙六冊	六元
新城縣志十四卷 (袁勳杰)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	竹紙十二冊	十二元
新城縣志十六卷 (附恒臺志略三卷)		竹紙四冊	四元
齊河縣志十卷 (清上官有儀)	乾隆元年刊	竹紙八冊	八元
齊東縣志八卷 (清余為霖)	康熙二十四年刊	竹紙八冊	八元
濟陽縣志十四卷 (清胡德琳)	乾隆三十年刊	竹紙八冊	八元

禹城縣志十二卷 (清董鵬翔)	嘉慶十三年刊	竹紙八冊	十二元
臨邑縣志十六卷 (清陳鴻圖)	同治十三年刊	竹紙八冊	十二元
長清縣志十六卷 (清舒化民)	道光二十四年刊	竹紙八冊	十二元
陵縣志十二卷 (清沈淮)	道光二十六年刊	竹紙八冊	十二元
德州志十二卷 (清王道亨)	乾隆五十二年刊	竹紙八冊	十二元
德平縣志十二卷 (清鍾大受)	嘉慶元年刊	竹紙八冊	十二元
平原縣志十二卷 (清凌錫麒)	光緒十九年刊	竹紙八冊	十二元
德平縣志十二卷 (清黃懷祖)	乾隆十三年刊	竹紙八冊	十二元
兗州府志三十二卷 (清曹爾泰)	乾隆三十五年刊	竹紙四冊	十四元
滋陽縣志四卷 (清李濬)	康熙十一年刊	竹紙四冊	三元
曲阜縣志一百卷 (清潘相)	乾隆三十九年刊	竹紙十二冊	十二元
甯陽縣志二十四卷 (清高陞榮)	光緒十三年刊	竹紙四冊	十元
鄒縣志三卷 (清婁一均)	康熙五十四年刊	竹紙四冊	六元
泗水縣志十二卷 (清劉桓)	康熙元年刊	竹紙四冊	六元
泗水縣志十五卷 (清趙英祚)	光緒十八年刊	竹紙八冊	十二元
滕縣志十四卷 (清王政)	道光二十六年刊	竹紙八冊	十二元
嶧縣志十卷 (清忠璉)	乾隆二十六年刊	竹紙八冊	十二元
嶧縣志二十五卷 (清王振祿)	光緒三十年刊	竹紙十二冊	十五元

北平琉璃廠一八〇 電話南局九九三

浙江江圖書館 刊館 第四卷 第六期

目 要

禹陵空石辨(附王子餘論空石書).....	周高堯
秋嶺閣之殘影.....	項士元
甬上修復萬氏白雲莊記.....	陳謙慈
永嘉叢書覽要表.....	孫延釗
徑山寺刻藏述.....	陳豪楚
新唐書曆志校勘記.....	錢寶琮
帝堯陶唐比名號溯源.....	童書業
績谿經學三胡先生傳.....	王集成
顧野野公刊書藏書紀略.....	顧柏年
夢選樓所藏金華書目.....	胡宗楙
嘉興吳興圖書館訪書小記.....	夏定域
樗廬談叢.....	衛仲璠
評楊均如著尚書叢話.....	童丕繩
藏書紀事詩索引.....	張慕齋

編輯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 (刊月兩)

清代學者地理論文目錄

(遊記)

王重民

山

- 遊九華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八上
- 自下洋川取道由九華州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乙集 二，一五下
- 二十五峯記 杭世駿 道古堂文集 一八，一上
- 登七盤嶺記 張星鑑 仰蕭樓文集 一，二六下
- 小雲山記 王夫之 尊齋文集 二，二二上
- 登小孤山記 方宗誠 柏堂集續編 一九，二上
- 登小龍山得左邱記 莫友芝 邵亭遺文 六，七下
- 跋吳山子遊小幕山記後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六，二〇上
- 游大孤山記 張際亮 張亨甫文集 四，四上
- 大雪山行記 皮錫瑞 師伏堂駢文 四，一三下
- 游三乘山記(附八景贊) 朱珩 小萬卷齋文稿 一五，五上
- 登千佛山記 方宗誠 柏堂集續編 一九，一上
- 游上方山記 謝振定 知恥齋文集 下，六上
- 懋題上方二山游記 查禮 湖海文傳 三八，六下
- 五臺山記 顧炎武 亭林文集 五，四下
- 遊五洩山記 張士元 嘉樹山房集 八，二上
- 雪中登黃梅五祖山記 王士禛 帶經堂集 七七，一上
- 登太華山記 謝振定 知恥齋文集 下，一五上
- 遊天台山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三，九上
- 周子鉉游天台山記事 毛奇齡 西河合集 一一八，一五上
- 遊天台山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乙集 三，四下
- 始入天台山記 戚學標 鶴泉文鈔續選 五，二五上
- 遊牛首山記 王士禛 帶經堂集 四二，一〇上
- 遊肥城牛山記 唐仲冕 陶山文錄 七，三四上
- 遊方山記 郝懿行 曬書堂文集 一〇，一七上
- 丹崖山記 戚學標 鶴泉文鈔 上，四九上
- 遊丹霞記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 三九，二二上
- 丹經丹霞山記 揮敬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 三，三三上
- 分霞嶺記 揮敬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 三，三八上
- 游日光山記 黎庶昌 拙尊園叢稿 六，三六上
- 木耳占記(在四川) 王昶 春融堂集 四九，一三下
- 月牙山記 龍啟瑞 經德堂文集 三，七下

月輪山北石澗記 趙坦 保嬰齋文錄 下，五一上

游白水山記 陳璞 尺岡草堂遺文 二，一四上

游白雲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一五上

白嶽游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四下

游白鶴峯記 姚瑩 東溟文外集 三，三上

玉函山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四上

程斑華遊玉函山記跋 馬國翰 玉函山房文集 三，二五上

游玉華山小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二下

遊玉甌峯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四，四上

遊北山記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七，一四上

游北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八，一三下

北山獨游記 張裕釗 濂亭文集 八，九上

遊北固山記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八，三上

遊石鐘山記 王源 居業堂文集 一九，一九上

遊石門記 戚學標 鶴泉文鈔 上，四七下

游台泉山記 朱序 小萬卷齋文稿 一五，八上

游包山記 沈彤 果堂集 九，二上

遊岷步山記 梅曾亮 柏枧山房文集 一〇，一三下

以易山記 朱軾 朱文端公文集補編 二，一上

遊仙都峯記 袁枚 小食山房文集 二九，一二上

西山遊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五下

西山遊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一〇下

遊西山記 趙懷玉 亦有生齋集文 六，八上

再遊西山記 趙懷玉 亦有生齋集文 六，一七下

西山遊記 石耀玉 獨學廬初稿 二，一五上

遊西山記 李宗昉 聞妙香室文 一一，一上

游西山鵝鶴峯記 黃廷鑑 第六絃溪文鈔 二，二一上

遊潭柘記 方苞 望溪先生文集 一四，一三上

遊百泉山記 張星鑑 仰齋樓文集 一，三五下

登君山記 陶澍 印心石屋文鈔 二，一上

遊君山記 陳衍 石遺室文集 五，三上

遊吼山記 李宗昉 聞妙香室文 一一，四上

遊冶父山記 馬其昶 抱潤軒文集 二二，一〇下

登吳嶽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七，八上

游赤壁記 董以甯 文友文選 一，二六上

赤壁紀遊 王鳴盛 西莊始存稿 二三，八下

游金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九，一〇下

遊金山記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八，四上

遊金牛山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六，一五上

遊虎邱山記 顧千里 思適齋集 五，七上

再遊虎邱山記 顧千里 思適齋集 五，九上

遊虎邱記 錢光鵬 述古堂文集 八，五下

武夷遊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五，一上

遊武夷山記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 二九，二八上

遊武夷山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乙集 四，一上

游青山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一二下

遊青山記 朱筠 笥河文集 七，一二下

遊長山記 張士元 嘉樹山房集 八，一上

游東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八下

重游東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九上

遊孤山記 韓夢周 理堂文集 七，一九上

距嶠山記 郝懿行 曝書堂文集 一〇，四上

遊徂徠山記 錢光鵬 述古堂文集 八，一二下

遊林慮山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六，二五上

遊兩尖山記 趙懷玉 亦有生齋集文 六，六上

恒游記 趙一清 東潛文編 上，二四上

遊洞庭兩山記 趙懷玉 亦有生齋集文 六，二下

記遊洞庭 鈕樹玉 匪石先生文集 下，一六上

遊西洞庭記 唐晏 涉江先生文鈔 一，二七上

遊城山記 鄭珍 巢經巢文集 三，二二下

飛鳳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二三下

姚山記 姚華 弗堂類編 五，二二上

遊廻龍山記 鄭珍 巢經巢文集 三，一八下

登忠州屏風山記 王士禛 帶經堂集 七六，七上

游茅山記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二〇，一三下

游大小玲瓏山記 楊鳳苞 秋室集 五，一上

遊軍山記 錢光鵬 述古堂文集 七，七下

毛氏桂林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九上

雪天登岱記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五，一一上

登泰山記 沈彤 果堂集 九，一一上

登泰山記 姚鼐 惜抱軒文集 一四，六上

遊泰山記 戚學標 鶴泉文鈔 上，四六下

遊泰山記 錢光鵬 述古堂文集 八，六下

重登泰山記 方宗誠 柏堂集續編 一九，三上

登泰山記 陳衍 石遺室文集 五，六上

遊浮山記 劉大櫟 海峯先生文 九，一〇上

再至浮山記 方苞 望溪先生文集 一四，一四上

游浮山記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九，三〇上

遊馬鞍山記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七，一二下

游馬鞍山記 張士元 嘉樹山房文集 下，五上

行棧中二十四馬鞍嶺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六，二下

遊狼山記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七，一上

游狼山記 張裕釗 濂亭文集 八，一上

峨眉山行記 胡薇元 玉津閣文略 九，八上

遊嘉州凌雲九峰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六，三下

登嘉州高望山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六，二下

茶山記 惲敬 大雪山房文彙二集 三，三九上

重修馬嶺山道記 趙銘 琴鶴山房遺稿 二，五下

留雲峯記 錢儀吉 衍石齋記事續稿 一，三五上

船山記 王夫之 賈齋文集 二，二〇上

梅花嶺記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二〇，一上

梵淨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一二下

遊城北清涼山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乙集 一，九下

游紫山記 朱琦 小萬卷齋文稿 一五，一上

游紫氣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一〇上

游紫蓬山記 馬其昶 抱潤軒文集 二二，三上

遊紫柏山記 張星鑑 仰蕭樓文集 一，二五上

游華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九，八下

華山後遊記 謝章铤 賭棋山莊集 三，二二上

華山記 胡薇元 玉津閣文略 九，四上

遊華不注記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二二，一三上

華封尋石記 謝章铤 賭棋山莊集 一，七上

遊黃山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五，五上

黃山遊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五，九上

遊黃山記 劉大櫛 海峯先生文 九，一上

黃山遊日記 汪萊 衡齋文集 三，一三上

遊黃山記 葛其仁 味經齋文集 二，一二上

遊黃泥山記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七，一二下

遊黃龍山記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 二九，一四上

遊焦山記 謝振定 知恥齋文集 下，四上

遊焦山記 湯金釗 寸心知室文存 六，一六上

游焦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九，一二下

游南雁蕩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四，一上

遊雁蕩山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三，二二上

雁蕩遊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五，二一下

遊雁蕩記 方苞 望溪先生文集 一四，一八上

遊雁宕記 戚學標 鶴泉文鈔續選 五，二四上

遊雁宕記 王葦 柔橋文鈔 一五，一〇下

牌樓山記 余廷燦 存吾文藁 四，一〇上

游惠山石門記 張士元 嘉樹山房集 八，四下

再遊程符山記 韓夢周 理堂文集 七，一七上

棲霞嶺記 趙坦 保覽齋文錄 下，五三上

游普陀峯記 徐乾學 憺園文集 二五，二二上

遊黑山記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八，六下

游虞山記 姚椿 晚學齋文集 一〇，四下

游虞山記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八，四下

游虞山記 張裕釗 濂亭文集 八，二上

遊鼓山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五，一上

遊鼓山瑣記 沈家本 枕碧樓偶存稿 五，一三上

遊齊雲山記 葛其仁 味經齋文集 二，一〇上

遊齊山記 張星鑑 仰齋樓文集 一，三二上

登滄州塗山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六，六上

桐城附郭義山記 馬其昶 抱潤軒文集 二一，五上

遊中岳記(嵩山)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六，一七上

嵩山遊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五，五下

煙霞嶺游記 趙坦 保覽齋文錄 下，三五上

遊翠微峯記(二篇) 惲敬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 三，三七上

翠微山記 張際亮 張亨甫文集 四，一上

翠微山後記 張際亮 張亨甫文集 四，二上

遊聚賢山記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八，二下

遊幕府山十二洞及泛舟江口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乙集 一，一〇下

遊盤山記 程瑤田 水地小記 一，x

遊南岳記(衡山)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六，一上

登南嶽記(衡山) 唐仲冕 陶山文錄 七，三一上

遊劍山記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二，六上

遊劍門記 盛大士 蘊襟閣文集 三，五上

遊龍洞山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三上

遊龍池山記 吳騫 愚谷文存 八，四下

遊龍門記 蔣湘南 七經樓文鈔 六，三二上

登驪山記 朱彝尊 曝書亭集 六七，八下

錦屏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一六下
登錫山記	趙懷玉	亦有生齋集	六，一上
隱龍山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三，二下
遊雞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四二，一上
遊雞足山記	王昶	春融堂集	四九，八上
過關山記	管同	因寄軒文初集	七，四下
游暨陽鷺凸山記	胡鳳丹	退補齋文存	六，一上
游豐山記	沈彤	果堂集	九，七上
游廬山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五，一五上
六過廬山記	李紱	穆堂初稿	二九，九上
遊廬山黃厓遇雨記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	二九，二〇上
遊廬山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乙集	三，六上
遊廬山記	惲敬	大雲山房文藁二集	三，二八上
遊廬山後記	惲敬	大雲山房文藁二集	三，三〇上
過釋山記	龍啟瑞	經德堂文集	三，七上
遊羅浮山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三，一上
遊羅浮山記	惲敬	大雲山房文藁二集	三，三六上
游羅喉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一六上
寶山記游	管同	因寄軒文初集	七，九下
遊寶華山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四二，一七下
游寶華山拱宸洞記	查禮	銅鼓書堂遺稿	二九，一二下
前游寶頂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八，一五下
後游寶頂山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八，一八下
游寶峰記	朱珩	小萬卷齋文稿	一五，二下
蘇門山遊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五，三下
游龜峯山記	李宗昉	聞妙香室文	一一，五上
歸途望龜山記	陳衍	石蓮室文集	五，四上
遊攝山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四二，一三下
遊攬山記	姚瑩	東溟文集	五，一上
遊觀音山記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八，一下
遊京口南山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乙集	一，六下
遊京口城南諸山記	趙懷玉	亦有生齋集	六，二二下
遊桂林諸山記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	二九，二五上
吁江諸山遊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五，二下
遊仙居諸山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四，一四上
遊乍浦諸山記	顧廣譽	悔過齋文集	五，一七上
海鹽鷹窠頂觀日月並升記	黃宗羲	南雷文案	二，一七上
新修鑄嶺道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甲集	四，二二下

遊端州七星巖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七，二下
 遊七星巖記 皮錫瑞 師伏堂駢文 四，一五下
 遊永州三巖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六，一二上
 遊方廣巖記 陳衍 石遺室文集 五，一九上
 中巖記 胡徵元 玉津閣文略 九，三上
 登濟州北巖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六，八上
 遊仙巖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四，七上
 成化巖小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六下
 游雨花巖記 張士元 嘉樹山房集 八，三下
 游武彝九曲巖記 林昌彝 小石渠閣文集 三，五上
 游洞天巖記 毛嶽生 休復居文集 四，八下
 柯西石宕記 胡天游 石笥山房文集 三，一〇下
 游飛雲巖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一一下
 待月巖記 杭世駿 道古堂文集 一八，一七下
 遊通天巖記 惲敬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 三，四一上
 游萬卷書巖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一一上
 碧巖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九下
 重修鄭仙巖記 陳璞 尺間草堂遺文 二，一上
 游盧巖及石淙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五，七上

游龍巖記 梁玉繩 清白士集 二八，一一上
 遊羅漢岩記 惲敬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 三，三四上
 遊靈巖記 姚鼐 惜抱軒文集 一四，七上
 三天洞小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五，一三上
 遊三遊洞記 劉大櫟 海峯先生文 九，一七下
 遊小石洞記 盛大士 龍溪閣文集 三，一上
 石蓮洞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一四下
 遊石門洞記 魯九皋 魯山水先生文集 七，一上
 遊石門洞記 陳用光 太乙舟文集 四，二七下
 遊玉華洞記 朱筠 笥河文集 七，一四上
 遊萬縣岑公洞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六，九上
 遊披雪洞記 戴鈞衡 味經山館文鈔 三，二一上
 重遊披雪洞記 戴鈞衡 味經山館文鈔 三，二二上
 洪花洞記 蘇懿行 嘯書堂文集 一〇，一五上
 息機洞記 吳之英 壽樸廬卮言和天 五，四上
 遊梅田洞記 李紱 穆堂初稿 二九，六上
 游涪翁洞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九，四上
 遊張公洞記 吳騫 愚谷文存 八，七上
 游華景洞記 查禮 銅鼓書堂遺稿 二九，一一上

棲賢洞記	方宗誠	柏堂集次編	一一，三上
山陰縣西北葛仙人洞記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二二，八上
龍母洞記	胡天游	石笥山房文集	三，六上
游龍隱洞龍隱巖記	查禮	銅鼓書堂遺稿	二九，一〇下
游隱山六洞記	查禮	銅鼓書堂遺稿	二九，一二下
游蟠龍洞記	鄭珍	巢經巢文集	三，四〇上
浙西三瀑布記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	二九，一六上
觀披雪瀑記	姚鼐	惜抱軒文集	一四，一〇上
觀披雪瀑記	方宗誠	柏堂集前編	一一，七上
小雄山觀瀑記	陳衍	石遺室文集	五，一八上
茶山觀瀑記	陳璞	尺岡草堂遺文	二，一二上
記尋大龍湫瀑布	方苞	望溪先生文集	一四，一六上
朱氏龍井崖觀瀑記	方宗誠	柏堂集次編	一一，二上
游秀峯寺青玉峽觀瀑布記	顧炎	虞東先生文錄	三，二下
廬山觀黃巖瀑布記	李宗昉	聞妙香室文	一一，八上
登燕子磯記	王士禛	帶經堂集	四二，八下
遊燕子磯記	錢光鵬	述古堂文集	八，一上
遊采石記	朱筠	笥河文集	七，七上
采石磯游記	石韞玉	獨學廬初稿	二，一四上
自黃陵廟登蝦蟆碇記	王士禛	帶經堂集	七六，一五下
登蝦蟆碇記	王鳴盛	西莊始存稿	一九，一〇下
遊石梁記	施國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五，一一上
遊碾玉峽記	劉大槐	海峯先生文	九，二〇上
游空靈峽記	皮錫瑞	師伏堂駢文	四，一四下
清遠峽記	阮元	摩經室三集	五，二七上
真州遊桃花塢記	王源	居業堂文集	一九，一八下
桃花塢記	蕭穆	敬孚類稿	一五，六下
游西陵記	管同	因寄軒文初集	七，七上
游小盤谷記	梅曾亮	柏規山房文集	一〇，二上
陶谷記	梅曾亮	柏規山房文集	一一，四上
陶谷記	周濟	止菴文	一，二七下
小西廂記	石韞玉	獨學廬二稿	中，一七下
松崖記	鄭珍	巢經巢文集	三，二七下
梅陵記	鄭珍	巢經巢文集	三，二八上
龍洞佛峪游記	施補華	澤雅堂文集	四，一九下
游黃桑峪記	馮煦	蒿廬類稿	二二，一七上
游相墩記	焦廷琥	蜜梅花館文錄	一，一二下

水

登州觀海記 焦循 離菰集 二〇，一六下

海行記 戚學標 鶴泉文鈔續選 五，二六上

遊香雪海記 程恩澤 程侍郎遺集初編 七，一三下

海上觀日出記 皮錫瑞 師伏堂駢文 四，一二下

衛水尋源記 陸隴其 三魚堂文集 一〇，七上

前浮江記 錢光鵬 述古堂文集 九，一上

後浮江記 錢光鵬 述古堂文集 九，三上

沅水汎舟記 李紱 穆堂別稿 一六，一上

遊北山砂河記 鐵保 梅庵文鈔 四，九上

通河泛舟記 梅曾亮 柏硯山房文集 一一，二下

遊消夏灣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乙集 一，九上

雲陽洞北小港記 趙坦 保豐齋文錄 下，四七上

遊活溪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六，一〇上

遊祁陽活溪記 馮桂芬 顯志堂稿 三，三八上

遊雙谿記 姚鼐 惜抱軒文集 一四，九上

琴高溪夜遊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乙集 二，一三下

南溪北溪記 朱珔 小萬卷齋文稿 一五，二一下

桃谿遊歸記 莫友芝 邵亭遺文 六，四上

遊楓溪記 張星鑑 仰齋樓文集 一，二四上

瀟溪寫真記 姚文田 遠雅堂集 三，三三上

遊九溪十八澗記 唐晏 涉江先生文鈔 一，二六上

釣突泉來鴻橋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二，一一上

遊周橋記 程廷祚 青溪文集續編 二，八上

大通橋汎舟記 胡承珙 求是堂駢體文 二，二九上

濠上後游記 章學誠 章氏遺書 二二，二〇上

秋日泛舟濠上記 章學誠 章氏遺書 二二，一六上

游馬湖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九，二下

游西湖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九，一三上

遊杭州西湖記 程鴻詔 有恒心齋文 三，六上

西湖泛月記 吳榮光 石雲山人文集 三，二一上

遊後湖記 顧雲 益山文錄 三，三上

游後湖記 馮煦 蒿菴類稿 二二，一五上

游瀟城文湖記 曹錫齡 湖海文傳 三八，一八下

遊南湖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乙集 四，三下

游西洞庭記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四，一九上

泛明湖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七，二一下

遊五姓湖記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五，八下

蕪湖蓮花池宜船步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三，二二下

游習家池記 董以齊 文友文選 一，二九下

墨池記 翁方綱 復初齋文集 五，三下

樂池記 汪師韓 上湖分類文編 下，X

鶴池記 戚學標 鶴泉文鈔 上，四九下

月夜游蓮池記 章學誠 章氏遺書 二二，二二下

游南池記 管同 因寄軒文初集 七，一〇上

游東萬塘記 李富孫 校經廂文稿 一六，一〇上

重修馬跪寺拍掌池記 李調元 童山文集 八，一六下

游廬山天池記 李宗昉 聞妙香室文 一一，九上

紫清觀蓮花塘記 全祖望 鮑琦亭集外編 一八，七上

游烏龍潭記 顧雲 蓋山文錄 三，五上

積水潭遊記 王芑孫 楊甫未定稿 五，六上

雞鳴塘八景記 葛其仁 味經齋文集 二，七上

浴驪山湯泉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六，一上

玉泉游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七，九下

港泉記 朱彝尊 曝書亭集 六七，九上

遊金輪峯瞻雲寺重過秀峯棲賢觀泉記 顧鎮

虞東先生文錄 三，四上

遊百門泉記 劉大櫟 海峯先生文 九，一八下

遊五泉記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五，二五下

遊珍珠泉記 王昶 春融堂集 四九，五下

遊龍泉記 王昶 春融堂集 四九，五下

王氏庭前小酌突泉記 郝懿行 曝書堂外集 下，四八上

讓泉記 程瑤田 修辭餘鈔 一，X

後讓泉記 程瑤田 修辭餘鈔 一，X

黃山浴朱人砂泉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乙集 二，一七下

遊媚筆泉記 姚鼐 惜抱軒文集 一四，五上

城南諸泉記 管世銘 韞山堂文集 四，一上

香泉游記 石韞玉 獨學廬初稿 二，一三上

香泉記 姚文田 遠雅堂集 三，一六上

香泉浴記 張星鑑 仰蕭樓文集 一，三一上

清風橋月下聽泉記 馮登府 石經閣文集 三，三上

游金粟泉記 吳育 吳山子遺文 一，二下

訪蘇泉記 吳育 吳山子遺文 一，三下

蘇門山百泉記 姚椿 晚學齋文集 一〇，三下

憨泉記 楊峴 遲鴻軒文續 一，二二下

游野狐泉記 張星鑑 仰蕭樓文集 一，三〇下

養泉記 張文虎 舒藝室雜著甲編 下，四四下

烏什二泉記 施補華 澤雅堂文集 四，六下

南泉幕游記 謝啓昆 樹經堂文集 二，一上

其他

鳧山謁太昊陵記 孫星衍 孫淵如外集 五，七下

訪徐福墓記 黎庶昌 拙尊園叢稿 六，三八下

游魚山訪曹子建墓記 張澹 錦經室集 三，八上

訪楊价墓記 鄭珍 巢經巢文集 三，三八下

遊明陵記 陳衍 石遺室文集 五，九上

謁惠陵記 張星鑑 仰齋樓文集 一，三六上

遊極樂寺看荷花序 洪亮吉 卷施閣文乙集 七，一二上

游法源寺看花序 沈澹 十經齋文集 一，一上

遊鍾山靈谷寺記 王士禛 帶經堂集 四二，二上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王士禛 帶經堂集 四二，三下

遊瓦官寺記 王士禛 帶經堂集 四二，五上

游南塔寺記 徐乾學 憺園文集 二五，二〇下

西山碧雲寺記 朱彝尊 曝書亭集 六七，七下

重遊甘山寺記 李紱 穆堂初稿 二九，二四上

遊大慧寺記 劉大櫟 海峰先生文 九，一六上

中元冒雨遊海光寺記 查禮 銅鼓書堂遺稿 二九，一上

遊干淵潭三峽澗棲賢寺記 顧鎮 虞東先生文錄 三，一上

遊光孝寺記 李文藻 南澗文集 上，一七上

遊廣州西郭二寺記 李文藻 南澗文集 上，一八下

遊馬馳寺記 李調元 童山文集 八，一四上

夜遊馬跪寺龍洞記 李調元 童山文集 八，一六上

游鞏縣石窟寺記 武億 授堂文鈔 二，二四上

靈隱遊記 石鍾玉 獨學廬三稿 四，一七上

遊六榕寺記 惲敬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 三，三三上

同遊海幢寺記 惲敬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 三，三四上

重九日偕友人游南禪寺至玉皇觀登高記 張樹

養素堂文集 九，四下

登邠州石佛寺記 張樹 養素堂文集 九，六下

遊龍興寺記 管同 因寄軒文初集 七，五上

遊半山寺記 顧雲 葦山文錄 三，一上

遊南海廟記 李文藻 南澗文集 上，一五上

遊上蔡縣阨廟記 唐晏 涉江先生文鈔 一，二四上

遊上蔡縣白龜廟記 唐晏 涉江先生文鈔 一，二四上

游晉祠記 朱彝尊 曝書亭集 六七，五下

遊晉祠記

劉大櫟 海峯先生文 九，一五上

遊鮑烈女祠記

韓夢周 理堂文集 七，二二上

遊一佛祠記

顧雲 蓋山文錄 三，六上

遊萬柳堂記

劉大櫟 海峯先生文 九，一九上

遊萬柳堂記

胡承珙 求是堂駢體文 二，二七上

遊端州寶月臺記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 二九，二七上

遊釣臺記

董詔 湖海文傳 三八，二〇上

遊古吹臺記

姚椿 晚學齋文集 一〇，二上

雨登木末亭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四二，六下

秋日遊四照亭記

厲鶚 樊榭山房文集 六，一上

遊大觀亭故址記

吳汝綸 桐城吳先生文集 四，二九上

賜遊西苑記

徐乾學 增園文集 二六，一上

遊西苑記

陳衍 石遺室文集 五，一五上

頤和園游記

姚華 弗堂類稿 五，三三下

遊聯峰禪院記

趙坦 保璧齋文錄 下，五四上

游玉泉院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九，七下

遊白石院記

顧鎮 虞東先生文錄 三，五下

遊古崇正書院記

姚鼎 惜抱軒文後集 一〇，六下

登莫愁湖水閣記

朱琚 小萬卷齋文稿 一五，一五上

遊觀瀾閣記

顧雲 蓋山文錄 三，七上

遊萬花巖祖堂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四二，一二上

遊烏木山房記

盛大士 蘊樸閣文集 三，二上

北征日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五一，二四下

北行紀程

紀慶曾 疊翠居文集 一，二九下

河陽遊記

趙士麟 讀書堂綵衣全集 一〇，一上

筮仕泰安紀程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五，一九下

蘭省東歸紀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五，二七下

旅西京記

章炳麟 太炎文錄初編 一，九九下

太原紀程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五，三一上

晉陽東歸紀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五，三四下

蒲州東歸紀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五，三六下

雲南驛程紀(二篇)

李紱 穆堂別稿 一四至一五，一上

漕行日記(四篇)

李紱 穆堂別稿 一七至二〇，一上

鷹潭至弋陽記

李紱 穆堂初稿 二九，一五上

趙北口舟行記

李紱 穆堂初稿 二九，二二上

高平行記

王太岳 湖海文傳 三八，一下

查慢梭金廠行記

余慶長 湖海文傳 三八，一七上

雅州道中小記(四則)

王昶 春融堂集 四九，二一上

登陵道中小記 張星鑑 仰蕭樓文集 一，三三下

出居庸關記 陳衍 石遺室文集 五，五上

官莊逆旅記 章棧 一山雜文 一，三三下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龔自珍 定齋續集 三，一上

建康同遊記 馮煦 蒿齋類稿 二二，二六上

金陵西歸日記 戴鈞衡 味經山館文鈔 三，二三上

遊豐臺記 方苞 望溪先生文集 一四，一二上

遊鹽原記 黎庶昌 拙尊園叢稿 六，三六上

遊樊川諸勝記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七，三下

記所至各村 梅曾亮 柏榭山房文集 一〇，八上

過雲木水記 黃宗羲 南雷文案 二，一三上

林屋紀遊 張海珊 小安樂窩文集 二，二二上

柑林遊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四，一三下

山門遊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五，八上

夏威夷遊記 梁啓超 飲冰室文集 三七，五七上

行抵臺北內山加九岸記 陳衍 石遺室文集 五，一上

九日記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五，一五上

乙卯春遊記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五，一五下

戊子中秋記遊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 一二，一四下

辛丑二月初三日記 鄭珍 巢經巢文集 三，一九下

遊記 蔣士銓 忠雅堂文集 二，x

野泊記 張履祥 楊園先生全集 一七，一七上

序跋

跋長春真人西游記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二九，一五下

長春真人西游記跋 徐松 星伯先生小集 二，一七下

長春真人西游記跋 董祐誠 黃方立文甲集 下，八上

西游記金山以東釋 沈垚 落帆樓文集 六，一上

長春真人西游記校注序 王國維 觀堂集林 一六，一三下

書姚瑩康輜紀行後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八，二九上

跋康輜紀行 陳漢章 綴學堂初稿 四，一二上

新大陸游記節錄 梁啟超 飲冰室文集 三八，一上

歐遊心影錄節錄 梁啟超 飲冰室文集 七二，一上

沈丹曾東遊日記跋 孫詒讓 箱廬逸林 六，四上

東游日記叙 孫詒讓 箱廬遺文 上，三一上

徐霞客遊記序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七，一六上

書徐霞客遊記後 盧文弨 抱經堂文集 九，一三上

鈔遊志續編跋 王荃 柔橋文鈔 一〇，一一上

旅行日記小序 汪琬 堯峯文鈔 二九，一一上

題萬里紀程 汪琬 堯峯文鈔 三八，三下

符蔚林雪泥紀游稿序 杭世駿 道古堂文集 一三，六下

朱副使行役紀略後序 陸燿 切問齋集 四下，四下

朱子頓侍御西轅瑣記序 王樹枏 陶廬文集 三，三二上

從吾軒從征記書後 梅曾亮 柏硯山房文集 五，一五上

陶拙存辛卯侍行記序 王樹枏 陶廬文集 二，一八上

河海崑崙錄序 王樹枏 陶廬文集 三，二六下

河汾旅話跋 沈家本 枕碧樓偶存稿 六，一五上

題張樸園海岱日記 韓 蒞 有德堂文集 二二，一七下

張孔繡適吳筆記序 毛奇齡 西河合集 二四，四上

姚石村南游日記序 姜宸英 西溪文鈔 一，一九上

南游日記序 王源 居業堂文集 一三，七下

南征記序 張 澍 養素堂文集 四，九下

南來錄自序 張際亮 張亨甫文集 二，一七上

使粵日記序 潘 耒 遂初堂文集 七，二一上

粵東紀程錄 龍啟瑞 經德堂文集 六，一五上

唐黃門使廣紀行跋 趙燧玉 亦有生齋集文 八，一九上

蕭十洲西征錄序 袁 枚 小倉山房文集 一一，一七上

井上陳子德西行日記序 俞 樾 春在堂雜文四編

八，一八下

蜀道驛程記自序 王士禛 帶經堂集 六五，二九上

李梅巖蜀道記遊序 趙紹祖 琴士文鈔 四，五上

復陶中丞索序蜀輜日記書 朱 珩 小萬卷齋文集

七，一六上

陶雲汀中丞蜀雲日記書後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六，一一上

滇行日記自序 王 昶 春融堂集 三七，一三上

之滇行程圖序 錢儀吉 衍石齋記事稿 三，二五上

書龔淵孟先生北征日記後 顧 鎮 虞東先生文錄

四，一六下

彭夏庚北征雜擬序 李 紱 穆堂別稿 四三，二上

北遊記略序(代) 吳汝倫 桐城吳先生文集 四，一六〇下

倭良峯先生莎車行記書後 係衣言 遜學齋文鈔 九，三上

盤山紀遊序 杭世駿 道古堂文集 一三，八上

楊石卿泰山紀遊序 劉毓崧 通義堂文集 七，四一上

張賓門遊西山記序 毛奇齡 西河合集 三四，一〇下

西山游記跋 王源 居業堂文集 二〇，一三上

西山紀游序 杭世駿 道古堂文集 一三，七下

兩粵紀遊(續)

謝剛主

柳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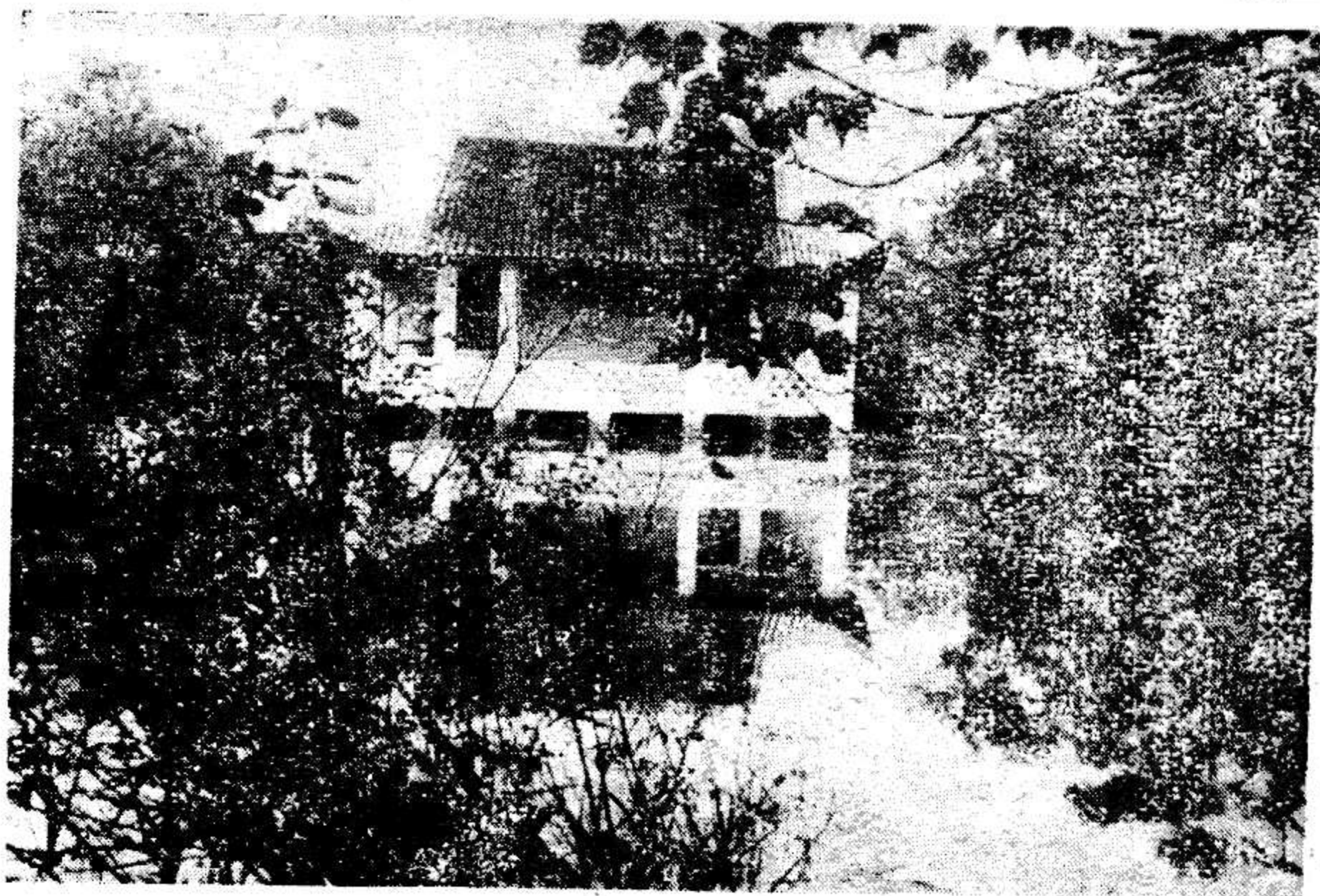
十七日早晨，乘汽車離開南寧，山勢一路高峻起來。約在上午十一時，汽車已達到山頂，我們一齊下來玩賞山中風景。前面有一條羊腸小道，順着前進，便有一個城堡式的建築，在城門的頂上刻崑崙關三字，原來這關是宋朝狄青破儂智高的地方。宋史狄青傳云：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儂智高反，陷邕州，師久無功，青請行。時智高遠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所爲。鈴轄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值袁用等皆進，青按以敗亡狀斬之，諸將股慄。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悉出逆戰，青麾騎兵從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

到了南明永曆帝起兵肇慶，據守桂林，這崑崙關又

成了險要的地方。我們看崑崙關的刻石，是永歷二年所書的，上有嚴起恆等題名。這關直到清代還是重要的所在。自從修了汽車道，才化險爲夷了。現在關上面已住居民，關門口的小徑已全生了茅草。我們披榛尋徑，才由關門的左面回到汽車的原路。撫今思昔，不勝感慨。過了崑崙關，又渡了兩次河，到深夜八時才到柳州。從燈火昏黃之中渡過柳江，住宿柳州圖書館。

在南寧的時光，我們差不多過了五天最炎熱的日子，每天所穿的衣服全都被汗濕透了。到了柳州，已成清秋，與南寧大不相同，尤其是夜裏可以聽到秋蟲的叫聲，和秋風颳着樹梢的蕭瑟響聲。從窗戶外聽進來的秋風把已經沾在身上的衣服全都乾爽起來，覺得非常的舒適。第二天拂曉，我就醒來，一個人出去散步，走一條草叢中的小路。過了某氏的小園，便看見一個牌坊，上面刻着「柳侯公園」，無疑的是柳侯祠了。我進了柳侯坊，一直往北行，一條幽徑，兩旁碧翠的叢林，尙未被驕陽曝曬，滿含着露珠，地上的青草也未被遊人踐踏，



(六圖) 園公侯柳

一陣一陣的清香撲着我的鼻端。走過了紀念堂，左邊縈帶着一池秋水，面積約數十步大，滿植荷花和菱萍之類的水草，便是最負盛名的羅池。再往北行，有樓閣三楹，有匾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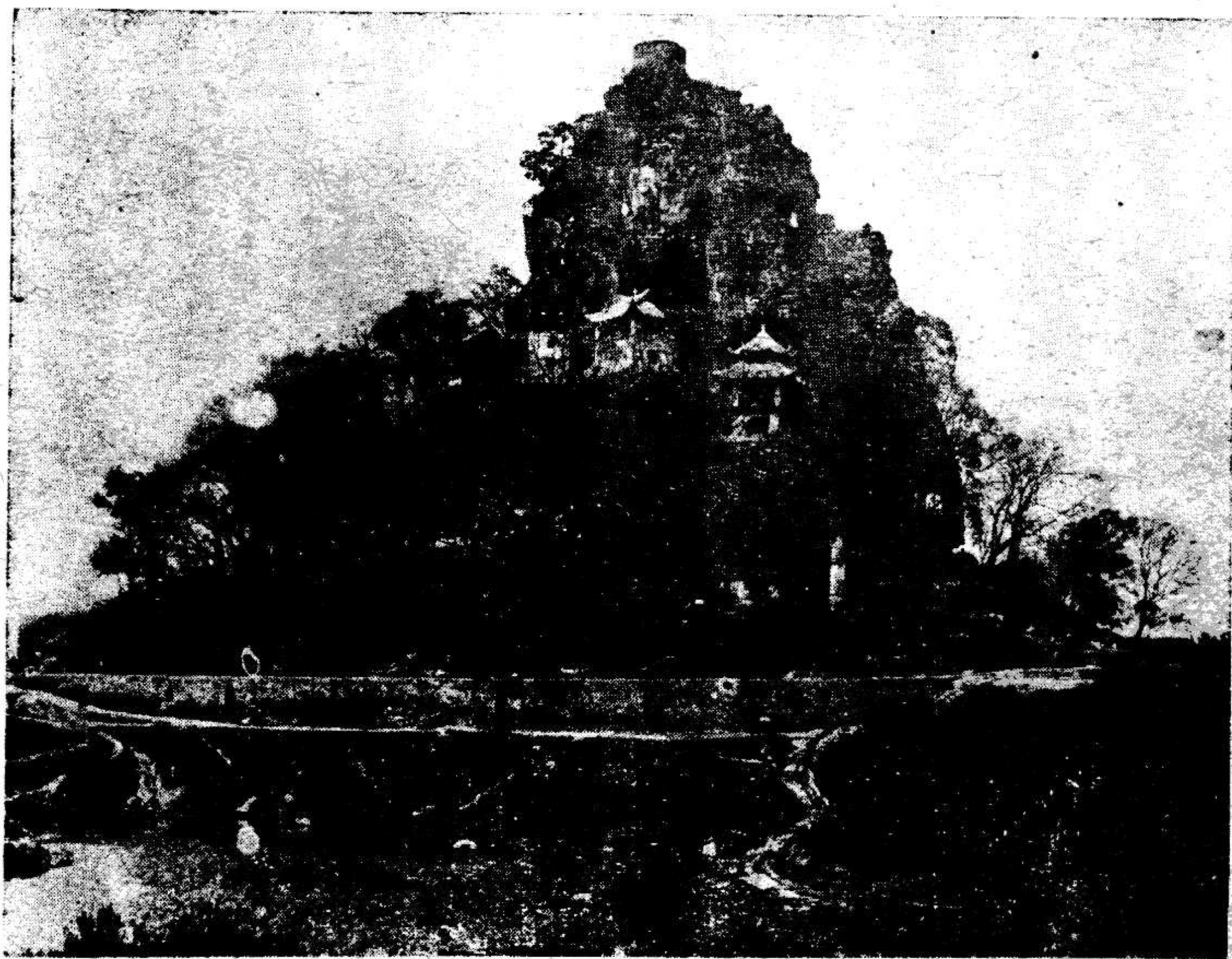
『柑香亭』，上面楹聯很多。在亭的前面，種着十畝桑麻，亭側種着數十叢芭蕉，間有幾株深綠色的荔樹，可以想見『荔子丹兮蕉黃』的景象。在柑香亭的南面，羅池的中間，有水榭三楹，遠望縹緲，好像仙家樓閣。過柑香亭往西行，爲思柳軒，現在已成公共遊讌之所。若在夕陽欲下之時約了五六個朋友在這裏宴會，佐以絲竹，真是置身於天上了。由思柳軒往南，過一條石橋，橋欄外的隙地種着三五株芭蕉，還有幾棵桂樹；過去竹

籬，便有一個船廳，船廳的右面就是水榭蓉鏡亭。船廳前面擺着幾張石几可以休息，水榭前面可以釣魚，真有點像蘇州文氏拙政園的風景，決不像在蠻荒之境了。回想千五百年前，我們的大詞人柳宗元先生『城上高樓，海天愁思』，當他退食之暇，來到羅池隙地小座，也許是他唯一的慰藉。我坐在石几上，在那裏玄想千五百年前前後後的事情，把我已混在大自然界中，不知不覺的忘形了。晨露沾滿我的衣襟，清風吹動我的衣袖，初出的太陽已照着水榭前竹林；遠遠聽見雞叫和行人足聲，才驚醒了我的殘夢。就從船廳出來，回轉石橋，展拜柳侯的衣冠墓，墓前是柳侯祠，祠有柳侯的題名，和元代柳侯石刻畫像。我從祠堂中出來回到寓所，已把徐王二公等得急了。我說我到了最幽雅的地方，可惜諸公未能領略！

進晨餐後，渡河一同遊立魚峯，山不甚高，但盤道曲折，極爲難登；可是我竟登到絕頂。看見柳江直貫中流，江南北的街市全都在望。下立魚峯後，同遊農林試驗場和航空試驗場。下午五時，赴思柳軒公讌。

陽朔山水

十九日晨乘汽車由柳州北行，渡過五六次小河。車過荔浦，山勢更覺雄奇，一個一個的山頭，好像從平地直拔起來。山的形象千奇百怪，有若象的，有若熊的，



(七圖) 峯魚立州柳

有若筆架的，在眼簾經過，實在迎接不暇。我們便知道快到陽朔了。鄭露赤雅云：

『陽朔諸峯，如筍出地，各不相倚，三峯九疑，

析城天柱者，如樓通天，如闕刺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馬嘯，如陣將合，如戰將潰，如灑江荔水網織其下，蛇龜猿鶴焯耀萬態。』

我看陽朔山水分開來看固好，但合起來看，氣象尤為奇特。距荔浦不多時刻，即到陽朔。山城街市很小，城外便見千山回抱，萬壑競流。對城的諸峯已闢為公園，每個山峯上皆建立小亭。我們登小亭上，諸峯羅列目前，實為奇景。宋李綱詩云：

『溪山此
地靄佳
名，雨洗
煙嵐分外
青。却恨
征鞍太忽
遽，無因
一上萬雲
亭。』

由城市後面靠着
山城有一條曲折



(八圖) 徑路場驗試林農赴



(九圖) 船渡之河渡車汽運及色山朔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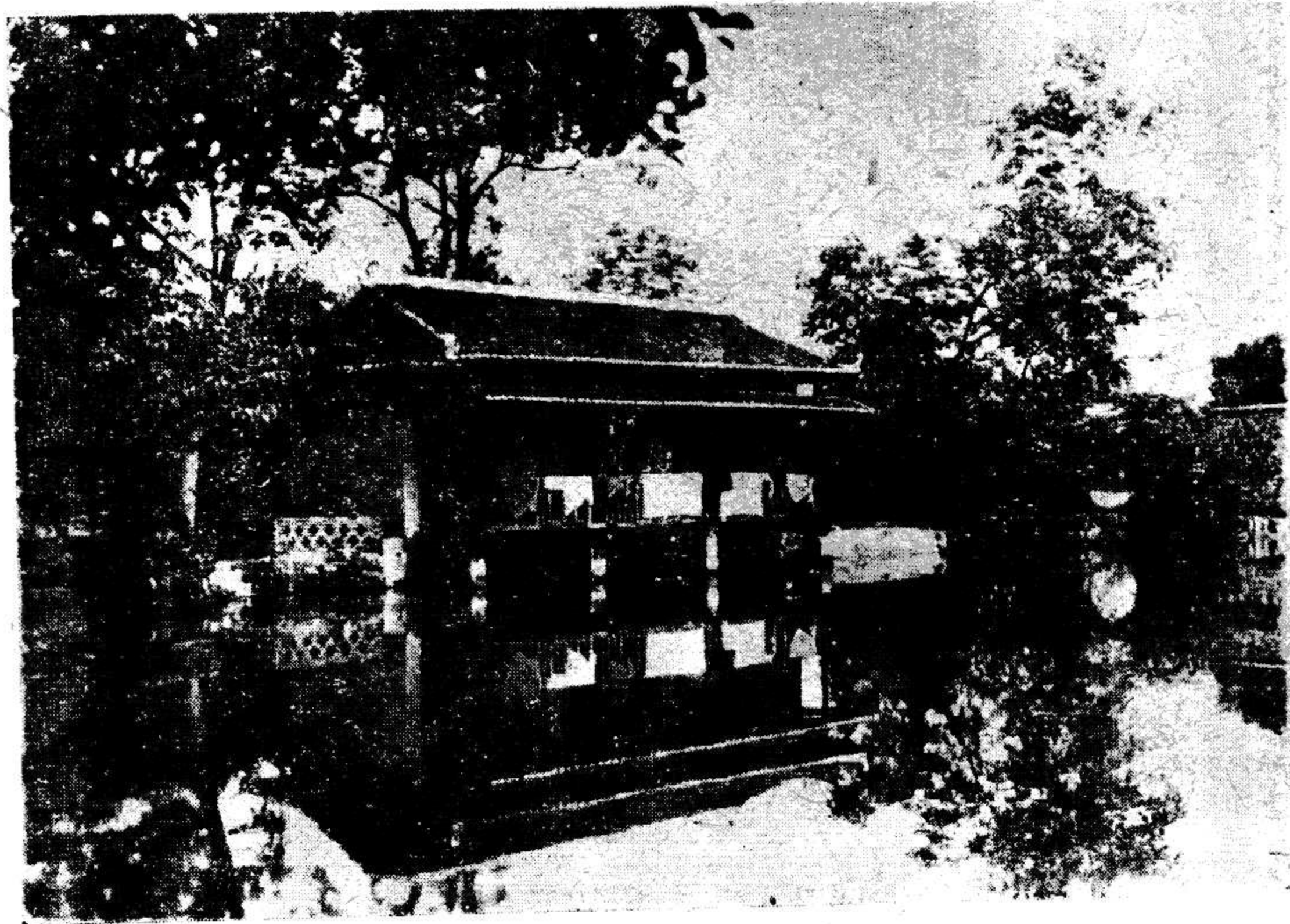
山徑，下臨灘江，前對諸峯，水流激湍，一瀉直下。山城離水有三四丈高，岸上建有水閣，我們倚閣俯視，來往的風帆皆由此經過，形勢極為雄偉。並且隔岸的山色，蒼翠的

樹木，和採樵的牧童，聚在一望之中，真是一幅畫境。遊陽朔有水旱兩路，水路可以看其幽秀，旱路可以看其雄奇。在黃昏時候，煙巒含翠，樹色蒼翠，被暮色慢慢的浸潤下去，與大自然界合而為一，尤饒奇趣。所以柳子厚說：『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願歸』。這是非到桂林的人不能道其語也。

我們從陽朔行後，因為天時尚早，又在夕陽欲下之際忽忽遊了西林公園。內有清流潺湲，山洞煙巒，且有

長廊曲榭，點綴其中，略做故都頤和園的建築。昔為灌陽唐子實的花園，後贈與岑春暄氏，今改為師範專科學校矣。

出岑氏園復前行，馬路的旁邊種着亘數十里的蒼松翠柏，道路平坦，山色幽媚。路上不絕行人，路旁有兩個茶棚，供人在那裏安歇。此為兩廣最罕見的景象，似乎兼有江南水鄉的秀美和塞北風光的雄壯，懸想四川風景可以相比，其他則非其倫也。



(十圖) 園公林西

車抵桂林，已入黃昏，我們在第一高級中學安歇。這是明代的桂王府，房屋雖改西式，然而石欄龍壁，遺蹟猶存。

桂林景物上

二十日晨，由桂林當局招待作一日之遊，預定的行程：早晨遊疊綵山，虞山，下午遊月牙山，龍隱巖，普陀山，七星岩。茲把遊踪分述於下：



(一十圖) 山 綵 疊

上午九時，一同出發，由中山公園，倉卒經過獨秀峯下出北

5

門，走過一條羊腸小道，就到了疊綵山。疊綵山，又名風洞山，因為當盛夏時，清風徐來，塵襟滌蕩，故名風洞。拾級登山，不到百步之遙，有一個石坊。經過石坊，山脚下建立一個極大的石碑，題曰：『江陵張忠烈，常熟瞿忠宣二公成仁處』。碑為梁章鉅所建，張為張同敞，瞿為瞿式耜，同為明末殉國忠臣。清兵下桂林，二公保守危城，不屈死節，最可以見到民族的精神。展拜遺碑，令人肅然起敬。由此向東行，高不過數十丈，便是景風閣，憑窗遠眺，可以看見如帶的荒城，雉堞上生了許多茅草，城外則岡巒起伏，湖光掩映。要是在陰雨天氣則煙雨迷濛，雲生四座；在夕陽欲下時，則斜陽照着城牆上衰草，墻脚下映着翠苔，兩三牧童唱着山歌從山下經過，歸林的晚鴉在天空倦飛，又是一番佳景。倘有兩三個知己之友，寬衣博帶，到閣中談心，吃着沒有渣滓的葶薺（桂林名產），在那裏盤桓竟日，就是十足的六朝人的風味了。景風閣前後有亭臺數座，前後錯例，曰福庭，曰一拳亭，曰所憇亭，曰文昌閣，曰佛殿，曰僧寮，曰洞天福地。由景風閣再往上走，便是風洞。在洞前佇立，則山巒環抱，灘水縈洄，眼界為之一

開。入洞後轉而深幽，壁間刻有臥佛，長可四五尺許。由石佛臥隅尙僂穴行，中有石室，涼颼襲人，雖在盛暑，猶若深秋。壁間滿長着石鍾乳，皆呈白色，細膩如脂。再往上去便到了後洞，豁然開朗，別是一番世界。山後諸峯，岡嶺起伏，山旁邊有一條羊腸細道，左右修竹千株，再望下看便是桑麻萬頃，野水人家，真詩情畫境也。我們由原道下山，沿着灘水前行，不過兩三里路便是虞山了。

2. 虞山

原來虞山之名，由舜而得。史稱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二妃殉節。其實桂林置郡始於秦代，舜根本不會到此。不過南荒先民崇尚虞德，特立舜廟，因號其山曰虞山而已。山左側臨灘水處，枕山之麓，有亭曰南薰，倚檻東眺，可以遠看堯山和江村的煙景。山上有洞，名曰韶音：山高洞深，前植松柏，清風徐至，時聞碎玉之聲，波濤之響，故立此名。

3. 月牙山

出了虞山，乘汽車到東門，渡過灘水，前面有一段長橋，那便是最有名的『花橋』。說起花橋來還有一段

故事。據稱在數百年前，有一次灘水汎濫，人民無法堵禦，城內外的交通業已斷絕，這時恰有一位宦家小姐臨佳期出閣，她毅然把奩資統統捐了出來，建築一座石橋，以利交通，所以後人名作花橋。

這橋兩旁全安着石欄，當中有寬廣的長廊，堪供遊人休息。長廊的上面嵌石，署

『芙蓉萬仞』四字。當時文人稱花橋爲『市聲匝地，綠雲倚天』，定爲桂林名勝之一。過了花橋往右轉，拾級登山，山勢峻峭，有若劍拔弩張。盤旋上山，盤道如半



(二十圖) 橋花

月形，因此名爲月牙山，我們在盤道上望見萬綠叢中，一座白石的長橋，灑江水勢奔放，激着水花怒濺，直從橋洞中穿過去，歎爲奇觀。登到山頂，便是瓊樓玉宇，和些嶙峋的怪石，參差其間。山上凡有閣三，一曰倚虹樓，二曰襟江樓，三曰叢桂樓。登臨俯矚，令人神遠。我們在閣上略用午餐；聽說廟中和尚做的豆腐最好，可惜時間尙促，沒有福分享了。

4. 龍隱巖 七星巖

我在月牙山午餐後，就沿山前進，到龍隱巖。山巖之上，有狄武襄公（清）平蠻碑儼然樹立。從山脚下穿過去，有大洞門，高可百丈，跋涉而入，仰觀洞頂，石縫裂處，龍跡天矯，其長竟洞，故名龍隱。洞裏面宋人的題名，環壁幾無隙地，自宋治平，熙寧，元豐，紹聖，崇寧，大觀，建炎，淳熙，嘉定以來，余靖，李師中，張觀，苗時中，曾布，劉宗傑，盧約，胡宗回，譚棧，王祖道，方信儒，孫師聖等，難以縷指。不過全在蒼苔石壁之間，非細心摩娑，破履尋碑，不能窺其全豹。其中尤可注意的是元祐黨籍碑。張祥河粵西筆述云：

『按此碑在臨桂龍隱巖者，乃黨籍碑內故相梁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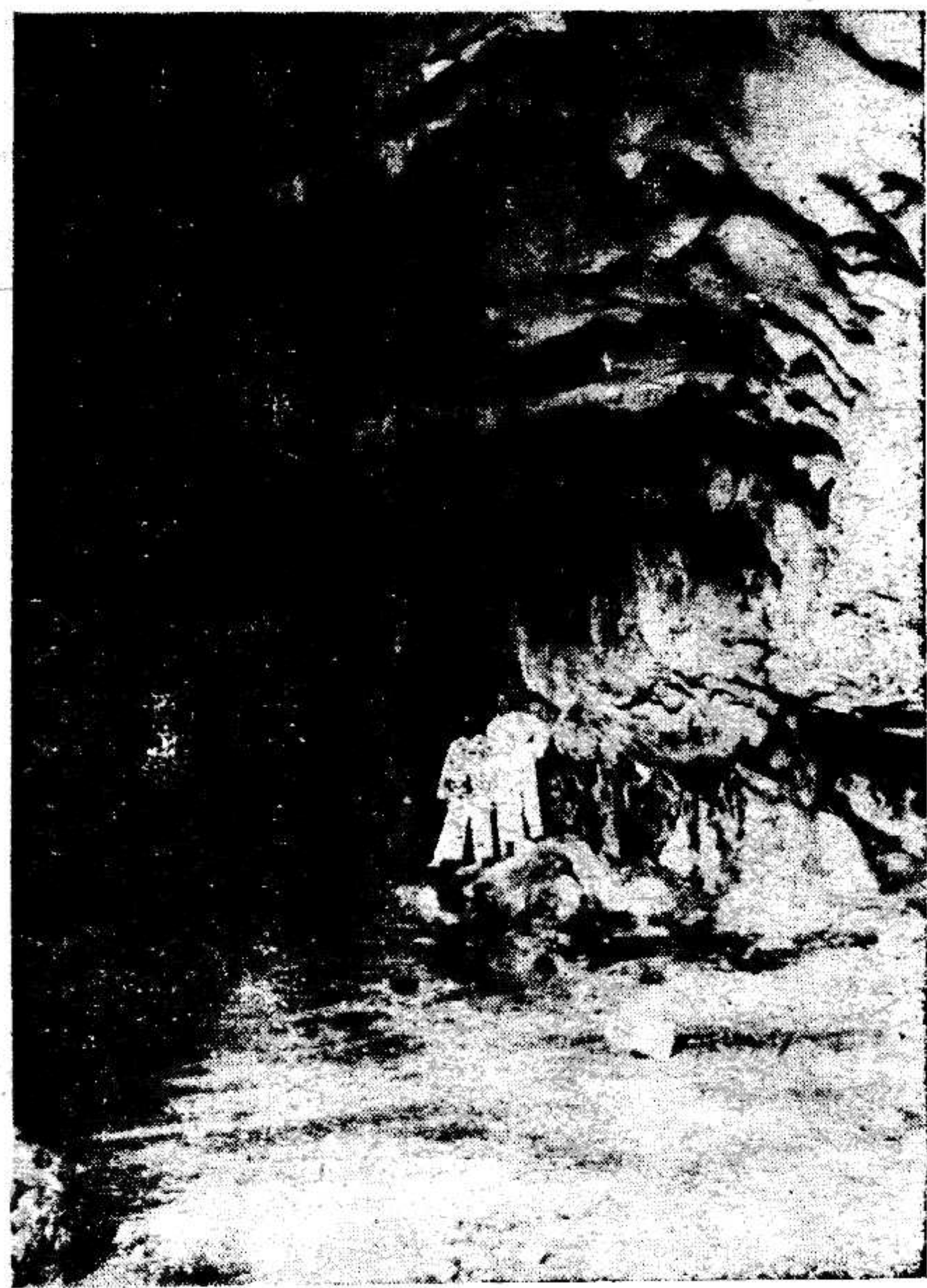
曾孫律重勒；在融縣真仙巖者，乃黨籍碑內餘官沈干曾孫暉重勒。』

其次便是陸游的詩札。但是這些宋人題名，半沒荒草，爲牛羊所踐踏，驕陽所曝曬，恐怕積年累月，終要化歸烏有了。看見桂林的拓工僅僅拓得眼面前幾個題名，且又用洋紙椎拓，字蹟模糊，廬山的真面目已失却一半，實爲可惜。聞說南寧省立博物館曾搜覓殘碑約千餘種，響拓保存，保存粵西文獻不少。

我們從此再往前走，不久就到了七星巖，這因七峰駢列，形如北斗，故名。山左爲棲霞寺，我們由此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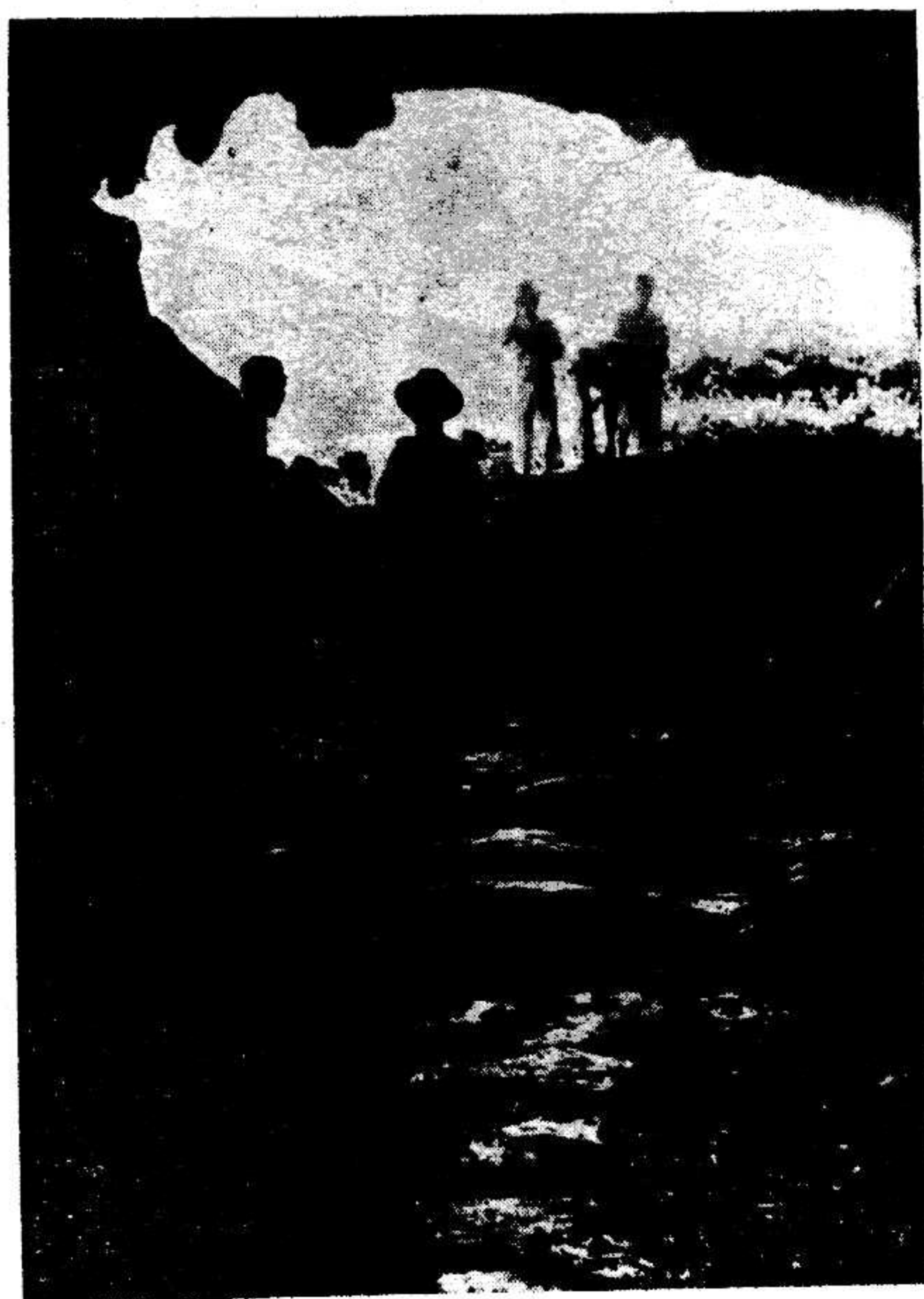
七星巖洞口立者爲王以中及著者

（圖十三）



山半腰中，有一亭名聽月亭，崖間鑿唐宋以來題名甚多。亭後有石洞，極為空敞。由洞中拾級以登，地勢平坦，可坐百餘人。再往後去便是七星巖，冷氣迫人，不可久居。那時我們集中在一起，約有六七十人，請了六七位引道的，大家拿着火把，前呼後擁，一直往洞裏去。其初俯身而行，後來忽然開廣，幾十個火把照耀着，看見洞中無數鐘乳，倒懸空中，有作獅形的，象形的，蛇形的，童子拜觀音形的，千奇百怪的狀態。引導的人一一為我們指點，他們所說也有像的，也有不像的。正在說話之間，前面的人說『小心呵』，洞內面積忽然窄小，好容易爬過僅能置足的小徑，拿電筒來照下面，便見無底的深淵，我們鼠行蛇走，沿着壁行。過了這危險的所在，再往前走有百餘步，洞中忽然又開朗起來，高可擎天，濶無邊際，內有無數巨石，勢極嵯峨。山中泉水潺潺，如聞弦歌之聲，怪石嶙峋，競作天魔之舞，或為漁人張網之形。不意洞中山水比洞外的還要奇絕，真令人喝一聲『歎觀止矣』！再往前行，約有半小時光景，隱約見一線曙光，其艷若桃李，其清若冰玉，雖石火電光也不能比其明潔。再向前，曲折宛轉

行，忽然大放光明，已到洞口了。因為好奇的關係，我到洞口就請引導的人，把他所說的名物一一的記了下來，茲寫在下面：



(四十圖) 像景時洞出巖星七

- 來，茲寫在下面：
1. 鯉魚跳龍門
 2. 老君臺
 3. 七星拜月
 4. 第一洞天
 5. 筆架山
 6. 羅漢守洞口
 7. 雪盆石
 8. 白兔守頭城門
 9. 二龍戲珠
 10. 賴子潭
 11. 五龍戲水
 12. 二城門
 13. 三城門
 14. 馬怪
 15. 五篷山
 16. 掛掛山

- | | |
|-------------|--------------|
| 17. 猴子偷桃 | 18. 八仙飄海 |
| 19. 摩天嶺 | 20. 飛龍潭 |
| 21. 太白星君香爐 | 22. 打球臺 |
| 23. 葵扇 | 24. 天平架 |
| 25. 仙人房 仙人血 | 26. 石蓮花 |
| 27. 獅子戲老龍 | 28. 馬怪跳魚塘 |
| 29. 魚網定塔山 | 30. 藍蛇石洞千舍金石 |
| 31. 須彌山 | 32. 獅子搶黃棗 |
| 33. 金瓶插柳 | 34. 金沙井 |

桂林剛下了幾天雨，路極泥濘，洞中道路甚滑，我不過走了一部分而已。據廣西通志所載，洞中飛龍潭，摩天嶺，賴子潭，皆為險地。桂海續志亦記洞中形態，如云『此為象，此為獅，此為駱駝，此為湘山佛，半為石乳，萬古滴瀝自成，巧於雕刻』。由此看來，引導者的話不為全虛。我們出了洞口便到慶林觀，此觀范石湖桂海虞衡志中記之甚詳。

桂林景物下

在桂林的游程本定為一日，你想這許多的名勝古蹟那能一日遊覽過來，而且桂林不僅有壯麗的山川，即其

風土人情也很值得注意。倘若走馬觀花，如何領略這些奇趣，因此決定再作竟日之遊。茲把次日行程述後：

1 金石書畫展覽會

在我初來桂林的晚上就看見對面的圖書館開金石書畫展覽會。今天早晨八時以前，我就到會參觀，天時尚早，待了一會，管理的人來了，收藏家也來了，在廣西制服統一化的當中，很少見這彬彬然的斯文君子。我看見許多陳列的書畫，不見高明，惟有懸着壁間的桂林石刻，陸放翁詩札等類，倒還值得收藏。那時我找着一位先生，問他在何處可以購買，他答說：『依仁路賀廣文碑帖店出售』。我看他舉止極為文雅，就繼續問他：『貴處的學者文人知名的有那幾位？』承他的厚意，開了一單，寫在下面：

王夢生壽齡書，畫梅；

王鶴笙景福書，畫；

李叔文文學；

李季卿畫梅，山水；

劉名譽嘉樹，翰林，淮安知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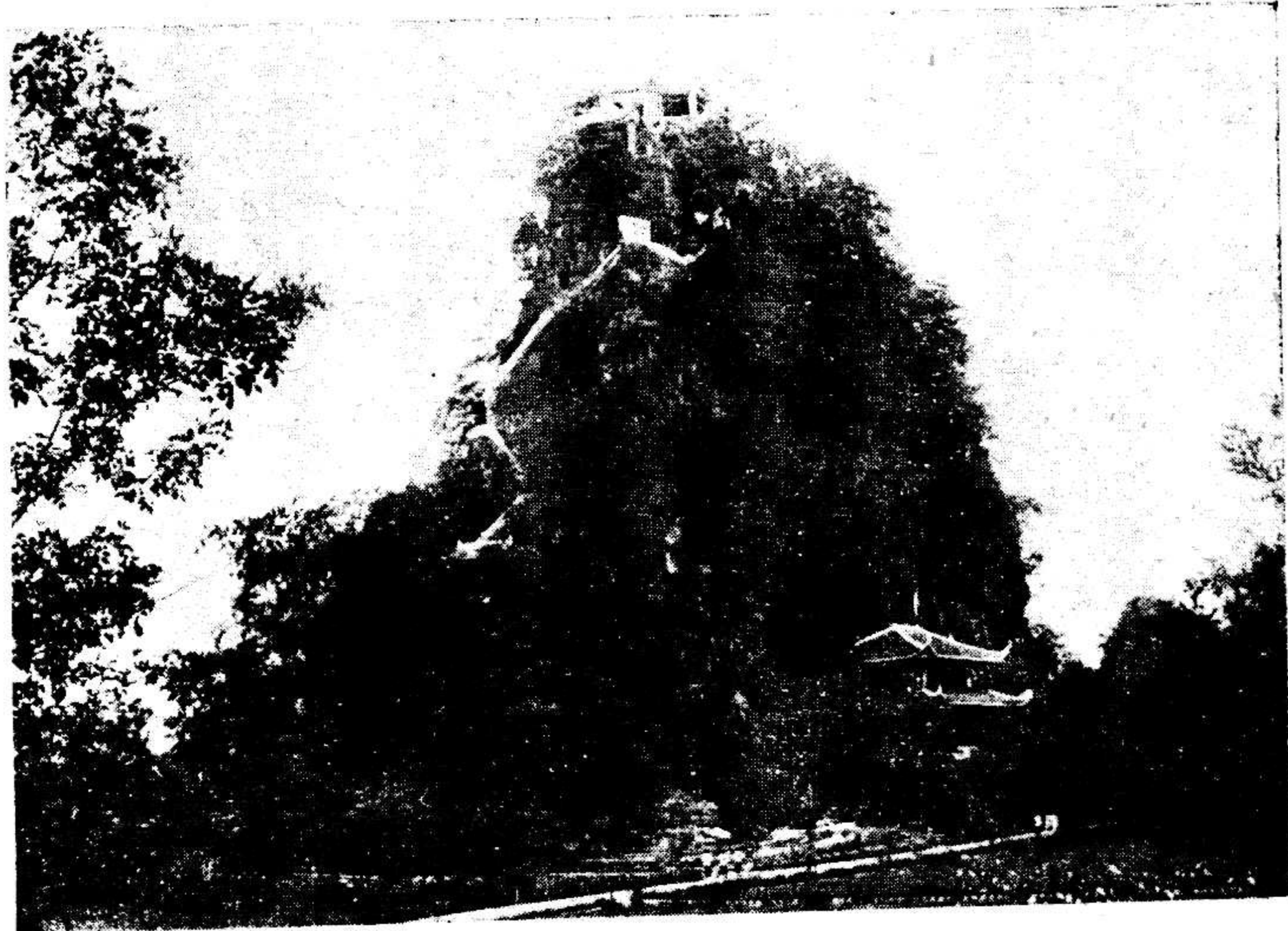
陽翰卿駢文，進士；

謝啟發畫山水；

謝啟中詩，古文，書。

我再問：『先生貴姓？』他老是不肯說。後來又來了一位老先生，代他寫了一個名字是『黃楚客』，並且說黃先生是當地的文學家。

2 獨秀峰 風洞山 伏波山



(五十圖) 峯秀獨

我由

金石展覽
會回到高
中，就同
徐王二公
重尋勝
蹟，作竟
日的暢
游。我們
先由中山
公園遊獨
秀峯。原
來桂林這

個地方四山環合，城中僅有獨秀一峯。山不甚高，葱茂
蔭蔚。山上有樓閣五六處，供人遊憩；但因年久失修，
盤路已壞，現在封鎖，不能上去了。山麓有劉宋時郡守
顏延之讀書巖。其後通池，小橋臨水，池中遍植荷花，池
旁雜以花木，有江南園林境象。我們站在小橋上，可以
看見山峯上的摩崖，刻有『紫袍金帶』，『介然獨立』，
『南天一柱』等字，大可丈許，甚為奇觀。在獨秀峯下
小坐片時，便沿山徑，出城重游風洞山。我看桂林山水
以七星巖最為奇特，以風洞山最為幽雅，所以我又在景
風閣上小憩半日。遠接天光，近窺山色，非身歷其境者
不能想像其風景的美麗。

我在閣中遇着一個賣米粉的，我問他『買賣如何？』他說：『自從六學團來到桂林，我們的買賣就糟了；因為各處皆佈滿了警位，遊人絕跡，誰還有吃我們的米粉的』。不圖我們一羣人來了，反而妨礙了賣米粉的小生意，真正抱歉得很。我趕快給他兩毛錢，他欣然去了。

我們從風洞出來，路經伏波山，山下有一個道觀，我們叩環請入。大殿後面，有逕可登，然荒蕪過甚；余

等披榛尋徑，始登絕頂，全城風景在望。山下有洞，名曰環珠，內可容榻二十，穿鑿通透，戶牖旁出。惟非乘舟不可至洞；且山半在城內半在城外，洞在城的外邊，故終未能遊也。

3 花神祠

我們從伏波山回來，已下午五時，徐王諸公逕回高中。我久聞花神廟之名，聞說在軍部裏面，因即前往，投刺請入，恰遇見招待我們的胡參謀在裏面辦公，他引我到招待所休息片刻，就穿過幾進院落，到軍部的後園。園中有亭，曰八桂亭，桂樹參天。穿過桂叢，便見一帶破井頽垣，野草瀾漫，墻脚上生了無數芭蕉，高與人齊，葉綠如漆，蔚茂成林。我披開野草，在芭蕉樹的左側發現了一座荒墳，墳旁有一個小廟，上題着花神祠。

原來軍部舊址是前清的臬台衙門，在嘉道的時候，有一位臬台修理亭園，便發現了一軀枯骨。後來有降紫姑神的，說明了她是殉難的女子，臬台當下大發慈悲，把她的玉骨重爲安葬，建祠立碑，以垂永久。後來每到陰天夜雨的時候，嘗聽見如泣如訴的鬼哭之聲，小膽的人都不敢到後園裏去。

可憐那花神祠只比鷄窩稍微大一點，我屈着腰走進去，裏面磚石疊疊，鷄糞叢叢，那有花神的牌位。忽然在壁間看見嵌着的一塊小碑，乃係一篇絕妙的文字。我真喜出望外，馬上向胡參謀借一管筆，錄了下來。文如下：

「余闢園於署之東，鑿池於亭之側，工得骨一具，以告。埋香無主，瘞玉有方，命別爲掩之，不知何代，亦不知何人也。已而有登紫姑壇來致謝者，曰：妾姓阮氏，字風篁，本女校書也。生長秦，流寓粵，有瀨瀟吳三桂之變，睢陽城小，人肉無多；魏博兵危，鬼雄有幾。妾與此間寒士王玉峯定情有約，王既血刃，妾亦投繯，時則康熙初年也。趙氏一塊肉，昔屬民家；滕玉三尺墳，今記官舍。余聞而悲之，因爲傳之曰：昔小玉之於君虞，雙文之於徵之，女之致情，古誠有之，茲殆過矣。嗚呼，太白高歌，獨憐飛燕；小青飲泣，尙感孤鸞。惟其能以情死，故能以魄生。拾碎玉于池中，築錢塘蘇小之墓；做乞文于地下，作同州清娛之銘。篁生於順治初年，破

於康熙初年，生年十九，歿將二百秩矣。生也不辰，烟花寥落；死而不朽，殘骨續粉。不敢冒掩骼之任，又不能作葬花之記，故書其事，且肖其像，使于園中爲司花使云。

名園珍重出情枝，小傳曾刊依壁碑；

葬玉埋香多韻事，有人親志郭公姬。」

碑中所說的肖像已不知到那裏去了。就以本文中說說的『作同州清娛之銘』而論，作者也不敢信這件事；不過其情其景，置在聊齋志異中，就又是一篇林四娘了。

| 搖人遺蹟

廣西的搖人，多居於桂平柳州一帶；他們住的地方，總名爲搖山。由南寧到柳州，可以經過搖山的脚下；要是深入，還有一二百里路，可惜未能去。但我在南寧時候，曾參觀省立博物院，其中陳設搖人用品很多，有搖人所用的雌雄鼓，有搖人所刺的繡貨。最可注意的是搖人所着的木屐，與日本人所穿的形式很相同。並且我還聽到最近關於搖人的一段傳說。

在二三十年以前，搖人是不與漢人往來的，一來是怕漢人的橫征暴斂，二來怕漢人的武力欺凌。那時的搖

人都潛伏在山谷裏或深山上，動也不敢動。最近廣西土匪絕跡，廣西的老百姓乃至深山的苗搖都受了平等待遇，於是搖人慢慢的敢出來與人民交接。這些搖人，如同小鳥出籠，獲見了不少的新奇境物。有一日上午，一架飛機從搖山經過，一羣搖人大驚小怪，當作天使來了，全都頂禮膜拜。不多幾天，他們又發現了一件奇蹟。有一位集團軍的同志，他帶了一個電筒到搖山去調查搖民的生活，正是三十日的烏黑夜裏，滿天星斗，四圍漆黑，想不到那最尖銳的亮光，射到搖人會長的眼前。那時他們四處搜訪，畢竟在芭蕉樹旁邊尋得了一位極漂亮的少年。會長見了，以爲一定是仙人到了，馬上把這位少年招爲駙馬。這位仙人駙馬就給他述說現在廣西當局的德政，因此在這四五年中搖人與漢人同化起來，廣西當局就在搖山上設立三處學校。我在荔浦休息的時候，並看見一張搖小姐的像片。（未完）

黃山遊記（禹貢學會遊記叢書之一）

李書華先生著 道林紙袖珍本 定價洋貳角
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三號禹貢學會出版

經售處：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上海及各處中國旅行社

通訊一束

四九

頤剛先生前輩道席：十餘年來，備讀先生著作，得知探究故籍之途徑。

近又細讀禹貢半月刊，對於沿革地理及方志學益覺醞釀有味，獨憾未克

請益問難耳。豫省汲縣故爲衛輝府附郭，元明以上素無專志。清康熙

間，縣人李中節始創爲「附郭考」，知縣佟國瑞吳干將本之以撰縣志，是

爲康熙舊志。乾隆間，知縣徐汝瓚復設局纂修，成書十四卷，是爲乾隆

志。迄今一百八十年，疊經兵燹，康熙舊志已不易求，乾隆志亦幾成斷

簡，以致徵文考獻，茫昧難稽。而乾隆志對於沿革，人物，古蹟各門，

講謬相承，尤足貽誤後學。青篔積有所疑，近特編一小書，名曰汲縣今

志，以擷述近事爲主，而沿革，人物，古蹟，亦悉心鈎稽。例如：

(一) 汲縣在晉以後曾經罷廢，見魏書地形志，而嘉慶重修一統志指爲廢郡；衛輝府志汲縣志無所紀載。

(二) 東魏時義州七郡十九縣係僑置汲縣境內，並無實土，與汲郡汲縣之有實土者不同。嘉慶重修一統志誤爲併改縣名；府志縣志亦同其誤。

(三) 孔子流衛時，衛國在河以南，其河內殷虛故壤早屬於晉，且孔子亦未曾渡河，縣志凡例已言之；但因覺羅弘曆有擊磐處題詩，乃不敢顯言其非。一統志且列入古蹟。

(四) 汲冢似非魏安釐王墓。

(五) 汲縣曾淪爲牧場，與人物之銷沈似有關係。

以上各端，均加以辨證，其詳具載書中。明知孤陋寡聞，文詞淺薄，不足污楮墨，但意在揆張鄉邦文獻，令異地人士或得由此稍知汲縣概況，則私願爲不虛矣。茲敬呈初稿二冊，以一冊上塵法眼，一冊贈禹貢學會，務懇俯賜斧正，俾可重行寫定。此外尚有疑問數端：

(一) 汲縣在魏時爲汲邑，入秦亦然。所謂「邑」者，當爲一種地方行政區域，而非都邑之汎稱。假定此說不誤，則其制度如何，是否與縣平列，抑隸屬於縣之下？(秦制——指始皇時——王子尙無尺土，故前乎此者如周制大夫采邑之地，後乎此者如漢制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之邑，均不可比擬。而漢高祖爲沛之豐邑人，則邑屬於縣，似得確證。)

(二) 如果秦時邑屬於縣，則汲邑何所隸屬？

(三) 牧野殷虛一帶，秦時隸屬何郡，約有三說。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引衛輝府舊志，指爲隸屬河東郡，此一說也。嘉慶重修一統志，雍正河南通志，乾隆續河南通志，乾隆衛輝府志，乾隆汲縣志均指爲隸屬三川郡，此一說也。間有指爲隸屬東郡者(忘記何書)，此又一說也。青篔愚見以爲東郡與殷虛牧野固有大河之限，三川郡何獨不然。河東郡在上黨以西，更似不至於越上黨太行而轄境及於河內。故三說似以東郡較爲近理。蓋東郡係魏地所置，汲亦屬魏也。但各書多主三川郡，今姑仍之，而心終未安。此三說以外，倘以地望推測，亦可指爲屬於上黨郡：上黨與殷虛

僅一太行之隔，較諸渡河逾洛遠屬三川，似道里較近。

(四)漢時郡國之制，郡有守，國有相。至於郡下之侯國，其官制無明文，似乎列侯分封錫土之後，均親自臨民。但遇列侯未之國時，究由何官代為撫馭？

以上各端，亟思叩求指示。想先生以獎掖後進為己任，當不以素昧生平而見却也。敬頌道安。

後學魏青銓上。十二月廿一日。

五〇

青銓女士左右：

頃由顧師轉來尊翰暨大作汲縣今志，拜讀一過，見取材詳盡，考証精確，佩甚！佩甚！尊翰所列汲邑以下諸問題，顧師因將有吳中之行，未遑早覆，囑不佞代答，惟末學淺陋，恐不能副尊意耳。

說文：「邑，國也」。釋名：「邑，猶他也，邑人聚會之稱也」。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是邑之大小雖定，故可以稱邦都，亦可以名鄉聚，大夫所食稱邑，諸縣亦能以邑名。溯自先秦以降，邑之稱謂頗有不同，其演變之迹，非此短箋所能盡述，他日有暇，會當專文論之。

「汲」「邑」連稱不見於策史，策史言秦魏事，皆僅稱汲，不云汲邑，是汲乃諸縣耳。女士所云汲邑，未知所本，不敢冒昧作覆。

殷墟牧野與汲於秦時屬郡問題，女士所舉三說中，主河東者尤多。

元和郡縣志：「衛州：禹貢冀州之城，後為殷都，在今州東北七十三里

衛縣北界朝歌故城是也，今州理即殷牧野之地；……戰國時屬魏；秦屬

河東郡；漢為汲縣，屬河內郡」。太平寰宇記即承其說。衛在懷東。李

氏言懷州，又云：「七國時屬韓魏二國，秦兼天下，滅韓為三川郡，滅

魏為河東郡，今州為三川郡之北境，河東郡之東境」。是河內之地秦時

實為東郡河東三川諸郡交界之處，故後之釋地者說多紛紜，難成定論。

今姑盡置諸說，別就史記以証之。考汲地入秦乃秦始皇帝七年魏景湣王

三年事，始置本紀：「七年遷兵攻汲」。魏世家亦言：「景湣王三年秦

拔我汲」。但三郡之置皆早於此時。魏本紀：「昭襄王二十一年，錯攻

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又云：

「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魏世家：「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

以為秦東郡」。是三郡之置，汲地尚未入秦，吾人絕不能以其置郡之先

後而定其隸屬也。又考始置本紀：「五年，將軍騫攻魏，定酸棗，燕，

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紀雖未言將

軍騫所拔二十城係何名，然由所舉者已可知秦東郡疆域之概況。地理志

陳留有雍丘，酸棗，汝南有長平，是秦東郡遠達漢陳留汝南二地；然此

二郡固在大河之南，與河北之汲與殷墟無涉也。燕虛不見於地志，小司

馬索隱：「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又戰國策曰：拔燕，酸棗，

虛，桃人。桃人亦魏邑，虛地今闕，蓋與諸縣相近。案今東郡燕縣東三

十里有故桃城，則亦非遠」。正義引括地志：「南燕城，古燕國也，滑

州胙城縣是也。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又引孝經援神契云：「

帝舜生於姚墟，即東郡也」。是燕虛亦在大河之南。惟山陽城遠在河

北，殊值吾人注意。地理志河內郡有山陽縣，本注：太行山在西北。太平寰宇記懷州修武縣有山陽城。是山陽城不惟在大河之北，抑且在汲與殷墟之西，則汲與殷墟之屬東郡也明矣。女士所云「東郡之說較爲近理」，誠是也。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府志，通志，縣志與夫圖書集成，一統志之說似皆未審。

女士又云：「以地望推測，亦可指爲屬於上黨郡，上黨與殷墟僅一太行之隔，較諸渡河逾洛，遠屬三川，似道里較近」。此種推測，不佞竊以爲不然。秦之上黨乃因韓郡故地置；韓世家雖有秦拔趙上黨之文，然韓趙秦三上黨實皆一地，先屬韓，後入趙，終乃歸於秦耳。白起傳：「昭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韓世家亦言：「（桓惠王）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故秦本紀云：「昭襄王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以攻趙，……大破趙於長平。四十八年，盡有韓上黨」。是三國上黨實一郡也。且起傳既言「野王降秦，上黨道絕」，明上黨之地不至野王之東，則汲與殷墟無由來屬矣。又趙世家載韓上黨守馮亭以所屬十七城入趙，秦本紀復言「盡有韓上黨」，是上黨一郡僅十七城耳。史雖未言十七城之名，然是時汲尚屬魏，當不在此十七城之內。韓世家張氏正義：「韓上黨，從太行西北澤潞等州是也」，更可爲汲不屬上黨之証。

漢高翦滅秦項，並行封建郡縣之制，故郡國並列，縣邑侯國互見。不佞去春曾草西漢侯國考一文，思對此種制度有所探討；文中以地理爲主，故僅述侯國分布之地域，其他若列侯食戶，侯國置官諸問題，皆列於附錄。此文草成後，即付馮質發表；惟近日積稿甚多，一時未能刊

畢。今辱承下問，敢將置官一章先錄呈政。狂謬之見，即乞匡正。肅此拜覆，順頌著安！

史念海頓首。一月五日。

西漢侯國置官考（西漢侯國考附錄三）

漢興之後列侯受封皆居長安，租稅所出多遣吏輸至京師，而諸列侯遂得常遊樂下；文帝卽位，乃下就國之詔。紀：

二年冬十月，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子」。

然「爲吏及詔所止者」仍留京師，非皆就國；而此分應就國之侯猶遲遲不願離長安，故翌年又下詔曰：

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遂（朕）率列侯之國。遂免勃，遣就國。

可見積習難改，至罷丞相以爲表率。周勃去後，繼其任者乃太尉穎陰侯灌嬰，明所遣者不過列侯中之一部耳。此種限制至景帝後二年已省去（見景紀），故列侯入京者又甚多。宣帝紀：

地節三年夏四月，賜列侯在國八十三人黃金各二十斤。

在國者僅八十三人，其數殊少。列侯既不之國，則其地之政治自出於官吏之手。考漢書百官公卿表：

列侯所食縣曰國。

又曰：

改所食國令長名相。

是代侯治國者，即由令長更名之相也。然諸縣令長之下掾吏尚多，今僅云改所食國令長為相，其他掾吏當仍故名。百官公廩表：

縣令長……掌治其縣，……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吏，是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

此僅言長吏少吏亭長三老嗇夫游徼，實則令長之屬固不若是之少也，惟散於紀傳未能明見耳。嘗試考之：紀傳中又有小史，守尉，嗇嗇夫，尉史，

酷吏田廣明傳：「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嗇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鄉有秩，

張敞傳：「敞本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

門下掾，

韓延壽傳：「門下掾自剄。」遊俠原涉傳：「（祁）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

戶曹，掾史，鄉吏，

酷吏尹賞傳：「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城中輕薄少年惡子。」

功曹，

朱博傳：「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遣為功

曹」。

令史，

項翊傳：「陳嬰者，故東陽令史也。」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也。」

獄史，

于定國傳：「其父子公為縣獄史。」

獄小史，里監門，

路溫舒傳：「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求為獄小史。」

校經師，庠序孝經師，

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縣道邑侯國曰校，校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經師一人。」

縣掾，

游俠郭解傳：「楊季主子為縣掾。」

求盜，亭父。

高祖紀：「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曰：「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

侯相及其掾吏主治民事，其對於列侯僅依食戶之數納租賦，不臣也（見續漢書百官志）。是侯相之與令長實一而二而一也。列侯去國固有相為之治理，侯之國後相亦不廢，相既不臣於侯，所謂侯者亦不得以屬吏

視相。王莽傳：

始莽遣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理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盡理相答。

侯與相之關係由此可知矣。

列侯又能自置官吏，有家丞，門大夫，庶子，行人，洗馬。續漢書百官志：

（列侯）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戶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戶者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

別有「舍人」之名，袁盎嘗爲呂祿舍人（見盎傳）。呂祿於高后元年受封爲漢陽侯，則盎所爲之舍人亦列侯家臣之類也。

五一

顏剛吾師：

日來分餘時爲三分，一分檢校夏史材料，一分讀古今史書，一分專讀明史（此興趣被吳春哈先生所引起）。茲因讀明史引起一地理上之問題，特將考訂結果書奉如左，以實禹貢之篇幅，可否？

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傳云：「順治二年，……自成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竄於九宮山；秋，九月，（案時月有誤）自成留李過守寨，自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爲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縊死。或曰：「村民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鉏死，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人乃大驚，謂爲自成也」。時我兵遺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據此，李自成死於九宮山也。案綏寇紀略云：「自成……由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沿道恣殺掠，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

：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元（玄）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捍

衛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毀，又呵其二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爲劫盜，取所荷錘碎其首；既斃，而腰下見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訝久不出，躡而求之，則已血肉攪分矣」。是自成所死之九

宮山即在通城，而此山又名羅公山也。然據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羅公山辨云：「考唐仙羅公遠雖爲武昌通城人，而通城實無羅公山。楚志載有羅公山，在辰州黔陽縣，爲羅公修煉之處，至今山下世傳羅公祈禱術，甚廣且驗，山頂有廟，祀眞武非虛；俗傳賊爲帝陰殛，雖或疑金蛇鐵燈，事涉杳渺，而闖賊實殛死，瘞於黔陽無疑」。然則羅公山並不在通城，而在湖南黔陽縣矣。其實不惟羅公山不在通城，即九宮山亦不在通城也。考明一統志云：「九宮山在通山縣東南八十里」（讀史方輿紀要

同），清一統志云：「九宮山在通山縣南八十里」，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通山縣「九宮山在縣南九十里」。通山縣志云：「九宮山在縣東南九十里」，牛跡嶺在縣東南七十里，九宮山之北，昔李闖竄入此嶺，爲邑人程九伯所誅，因葬於山下」（聖武記注並云九宮山在「武昌府通山縣」。明史本書地理志武昌府通山下亦云：「東南有九宮山」）又燕大圖

書館所藏抄本通山縣志略亦云：「清順治二年五月，李闖率數萬人入境燬殺，死者數十人，清師兩道南下，李自成勢蹙，雜殘騎數十中竄入九宮山。有程九伯者（原注：六里人）膂力過人，有胆略，方賊蹂

躡時，聚衆築堡，至是率衆圍於小源口，鉏殺之。本省總督軍門佟（案此是兩廣總督佟養甲之傳誤）嘉其勇略，剖委德安府經歷（原注：見舊志）。九宮山志亦謂「順治二年闖賊敗竄通山，六都人程九伯集衆殺

……

……

……

之於小源口；總督軍門佟嘉九伯勇略，割委德安府經歷」（此確見通山舊志。又清一統志武昌府人物志亦記「程九百，通山人，順治二年，李自成敗走通山，九百率眾殺之，獻其首於總督羅繼錦，繼檄為德安府經歷」。此文以總督為羅繼錦，合於當時事實，蓋一統志作者所改正也。但羅繼錦受任於順治二年十一月，時李自成死已久，安得有獻首之事）。據此，是李自成所死之九宮山在通山縣，而不在通城縣也（通城通山二縣雖近，但九宮山在通山東南，而通城縣則在通山縣西，二者決無可混之理。查新舊地圖及二縣之沿革，知李自成所死之九宮山在通城之說完全錯誤）。考九宮羅公二山所以同誤移於通城，則以清初明清兩方對於戰事之傳說互異之故。明史紀事本末云：「李自成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陽，部賊亡大半，然尙擁衆十餘萬。……川湖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於羅公山，倚險築壘，爲久屯計，勢彌盛。食盡，逃者益衆。自成自將輕騎抄掠，何騰蛟伏兵邀之，大敗，殺傷幾盡；自成以數十騎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築堡自守，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磨左右格鬥，皆陷于淖，衆擊之，人馬俱斃；村民不知爲自成也，截其首獻騰蛟，驗之，左臙傷鏃，始知爲自成。李過聞自成死，勒兵隨赴，僅奪其屍，滅一村而還，結草爲首，以表旻葬之羅公山下」。平寇志亦清初明遺老所撰，並謂李闖在九宮（宮）山逃脫，至辰州爲何騰蛟所攻，死於村民之手（又明季遺聞云：「自成病死羅公山下」。何澧澧州志等書言自成不死，逃澧州石門之夾山爲僧，其墳尙在，書「奉天玉和尚之碑」，卒於康熙甲寅二月。甲申朝事小紀等書並云自成不死爲僧。可見自成之死原多異說，而自成死於湖南之說証佐甚多）。何騰蛟逆闖伏誅疏云：「賊死羅公山圍練之手，二十八騎無一存者」。蓋明人一方面宣傳李自成死於湖南，爲明兵所迫死也（明史稿亦云：「當自

成之死，福王已降，其所置總督何騰蛟飛章上福建告捷於唐王」。明史刪此語）。東華錄順治二年閏六月甲申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等奏言「賊兵盡力窮竄入九宮山，隨於山中徧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緝，有降卒及被擒賊兵俱言自成竄走時携隨身步卒僅二十人，爲村民所困，不能脫，遂自縊死；因遺素識自成者認其屍，屍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訪」。又載同年秋七月己巳攝政王遣甲喇章京巴都等賜阿濟格軍諭曰：「今又聞自成逃遁，現在江西，此等奏報情形前後互異。……爾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如不稱流寇已滅，李自成已死，則難以班師，故行欺誑耳」。蓋當時清兵一方面宣傳自成死於湖北，而爲清兵所迫死，爲邀功及早日班師計也（清兵一方之宣傳似更不可信。彼輩迫自成至武昌以後，並不竭力南下進剿，蓋確有希圖早日班師之意）。吳偉業（或謂綏寇紀略非吳偉業作）但聞李自成死於九宮山及羅公山之說，而不暇考其是否一地，又誤通山爲通城，於是九宮羅公二山遂同移於通城矣。明史承其誤（但明史唐王傳云：「李自成兵敗走死通山」，則不誤），而去羅公山一說，遂成今人共信之定說（其後各書多鈔明史之說）。後之編修通城縣志者遂亦將李自成死地搬至通城，而云錫山一名九宮山亦名羅公山，以誤傳誤，僞地名遂造成矣（志書兵事篇所記自成死事即鈔撮綏寇紀略及記事本末等書之說而成者）。考一統志，讀史方輿紀要，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等書，通城縣並無九宮山之記載（有錫山，而無錫山一名九宮山，亦名羅公山之說），而通山縣有之（但無九宮山一名羅公山之說），可徵九宮山確在通山而不在通城也。

上考證倉卒所爲，恐有疏誤之處，乞明教並改正之（關於李自成之死地究在湖北或在湖南，業擬另爲一專文論之，今已在着手矣）。草此，敬請道安！

童書業拜上。一，五。